

一尊酒它年應記百篇吟傷情後會無期定握手交情有舊深多謝晚風知此意不催寒日下踈林

奉酬九日東峯道人溥公見贈之作

幾年回首夢雲關此日重來兩鬢斑點檢梁間新歲月招呼臺上舊溪山三生漫說終無據萬法由來本自閑一笑支郎又相惱新詩不落語言間

和林擇之鳳凰山韻

木落髻鬟擁湖平粧鏡空荒亡餘舊事慘澹只悲風興發千山裏詩成一笑中諸君莫惆悵吾道固當窮

次林擇之涼峯韻

解纒林間寺歸鴉晚欲盤望中嵐翠合愁外夕陽殘尊酒何妨盡羈心且自寬無端蒲窻月遙夜不勝寒

熹去溫陵二十七年而復來顯菴益老見候七里亭又以佳句見招而休齋陳丈寺丞黃丈皆屬和焉因次韻奉酬併呈二丈

不因辭吏役那得解天刑故國重來遠寒山依舊青興懷感陳迹舉目愴新亭尚喜灣頭老禪房許扣扃

答黃叔張

日君趨玉陛抗疏肅邦刑便有榮衰袞無勞漢伏青衆流爭靡靡一柱獨亭亭只恐追鋒急那容畫揜扃

次韻陳休齋蓮華峯之作

八石天開勢絕攀筭來未似此心頑已吞繚白紫青外依舊箇中雲夢寬

次黃叔張宿涼峯韻

齒齒含跼天外秀婆娑散影月中孤惜無畫手追前輩寫就涼峯憩寂圖

至鳳凰山再作

門前寒水青銅闕林外晴峯紫帽孤記得南垞通柳浪依稀全是輞川圖

見梅用攀字韻

年來羞把玉梅攀萬樹爭春我獨頑只有顛狂無告訴詩腸欲斷酒腸寬

次韻陳休齋懷古堂

平昔塵編裏心期本自幽那堪舊泉石更作此  
追遊好句看猶在遺忠愴已休亦知今日意不  
逐大江流

寄題九日山廓然亭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  
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  
復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廓然  
處初不從外得遙憐植杖翁鶴骨雙眼碧永獻  
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用林擇之韻呈陳福公

昔公秉釣衡金玉我三度中年幾湖海偃息安  
國步歸然九鼎重翻若孤雲去俯仰天地間誰  
哉此同趣

用前韻答方直甫

小儒談大方任意略權度未行要疾走踉蹌不  
成步唯應過量人不作與麼去請君啟書帷爲  
我說歸趣

用前韻答林史君

十年劇傾馳此日際風度胡然龔黃最未接夔  
龍步詩成肯遽休客醉那得去却恐駟書來湖

山適成趣

題君子亭

清晨坐武觀涼風動高旌挾弓一笑起屈此四  
座英破的亦已屢穿楊詎云精軍吏不敢賀高  
鳥時相驚解鞬脫決遂緩帶飄華纓俯仰新亭  
幽曠然塵慮清內正外自直三揖矣所爭端居  
得深玩君子非虛名

伏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傅國公唱

酬西湖佳句謹次高韻聊發一笑

二首

百年地闢有奇功創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安車

迎國老更傳佳句走郵童閑來且看潮頭入樂  
事寧憂酒觥空會見台星與御月交光齊照廣  
寒宮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芰荷  
方求日轉頭禾黍便西風湖光盡處天容闊潮  
信來時海氣通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願  
年豐

伏承子直都督侍郎臨餞遠郊仍邀嚴

州郎中及諸名勝相與燕集分韻賦詩

熹得時字輒成鄙句

芳歲倏云晏故山風雪時胡爲在中路復此行  
遲遲爲有賢主人愛客情依依昨夕西門道終  
宴不能辭今朝復何朝祖帳遙相追賓從俱俊  
賢車馬有光輝敞扉得華觀俯檻臨清池南州  
淑氣多蕩節佳景隨雪樹雖改色青山正含姿  
朱氏園外谷中有梅近百株是日花落已盡開樽酌春醪授簡哦  
新詩但覺四坐驩不知寸晷移流雲暗寒空蒼  
煙染人衣相看暮色至我去公當歸別袖不忍  
分扣扣陳苦詞願公崇令德慰我渴與飢

臘月九日晚發懷安公父教授壽翁知

丞載酒爲別而元禮景嵩子木擇之廷  
老考叔舜民諸賢相與同舟乘便風頃  
刻數十里江空月明飲酒樂甚因以星  
垂平野關月湧大江流分韻熹得星字  
醉中別去乃得數語略紀一時之勝云

挂帆望煙渚整棹別津亭風水已云便我行安  
得停離樽枉羣賢濁醪愧先傾二公厨中未至  
飯舟中餘尊  
談笑不知遠但覺江流清江水流接建劍溪  
潮所不及水益清駛

獵獵甘蔗洲茫茫白沙汀斯須復回首抵有遙  
山青甘蔗口沙兩地名相  
去十里頃刻而過野色一以暝川光晶

孤明中流漾華月極浦涵踈星酒酣客散歸茫  
然獨宵征起視天宇闊此身一浮萍難追五湖  
遊未願三閭醒且詠招隱作孤舟轉冷岬

伏蒙制置閣學侍郎示及致政少傅相  
公送行長句并得竊窺酬和佳篇伏讀  
之餘不勝慰幸謹次高韻少見愚悃以

錢車塵伏惟采矚

二首

公子威名動海濱四年相與愧情親忽聞黃鉞  
分全蜀更祝彤庭列九賓公已上章請對執手便驚成  
契闊贈言還喜和陽春政成但祝歸來早別恨

無端莫重陳

地兼梁益盛中權自昔疇咨出萬全定喜封章

來活國故煩伏軾去籌邊公去歲嘗者密疏賜手札褒諭軍

民傳詔歡聲溢婦女迎門巧笑妍要答君恩與

人望可無清教逮初筵諸葛武侯初領益州牧發教碑擊下曰夫參署

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故蹠而獲珠玉然人心

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歲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

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告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必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盡納然與四子

終始對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矣

伏讀致政少傅相公送趙成都佳句  
兩篇不勝慰幸已次高韻并餞其行  
而再賦此章以見區區瞻仰之意繕  
錄拜呈伏乞采摭

二首

歸來寂寞卧漳濱夢想威容阻再親  
綠野遙聞花欲語赤書還喜鴈來賓  
閑中有句人爭誦妙處無心物自春  
行馬不因吾輩設曾竒猶得話  
陳陳

一旦高辭將相權身名從此慶雙全  
人誇迹已風塵外誰道心遊日月邊  
未許前賢專晚節更

將餘事發春妍君王若要詢黃髮便好臨雍促  
肆筵

送彥集之官瀏陽

急景彫暮節高風振空林病夫掩關卧長謡擁  
孤衾聞君千里行四牡方駸駸重此別離感青  
天欲愁陰君行豈不勞民瘼亦已深催科處處  
急推鑿年年侵君行寬彼甿足以慰我心薦書  
會滿篋社酒還同斟所念家同產與君如瑟琴  
茲焉不並駕宰木寒蕭摻尚喜吾諸甥男恭女  
知欽明朝復相憶悵望楚山岑

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淺綠深紅出短籬望中都是可憐枝要看亂颺  
寒塘水更待金風滿意吹  
凌波直欲渡橫塘却愛無人獨自芳且倚新澗  
閑照影更憑女伴一扶將  
微吟澤畔幾扶筇自笑摧頹一秃翁羞見芙蓉  
好顏色且憑詩律傲西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

考異

晚雨涼甚

賓客

一作賓去

付與

一作分付

吟哦室

兩忘

一作相忘

休齋惠詩次韻

忽驚蕭颯

一作家不覺

老矣

一作老去

珍重

一作見說

三宿

一作三日

望望

一作望

遠遊

一作勝遊

蕭疎迷

一作涼悲

見在

一作有酒

速上

一作好上

逐來

一作越來

至鳳凰山再作

銅關

一作銅關

次韻懷古堂

已休

一作未休

竒題廓然亭

俯歎

一作俯視



用擇之韻呈福公

誰哉一作壞哉

次韻芙蓉

扶筇

一作枝筇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

詩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燈字

改歲風日好出門欣得朋復招里中彥及此雲  
間僧行行涉清波斯亭一來登徙倚綠樹蔭摩  
娑蒼石稜遙瞻原野春仰視天宇澄一水旣紆  
鬱羣山正峻嶒時禽悅新陽潛魚躍輕冰却念  
去年日俯仰愁予膺長吟斜川詩日落寒烟凝  
暝色變晴景清尊照華燈頽顏感川祖稚齒歡  
年增酒盡不能起朱欄各深凭

游石馬以駕言出遊分韻賦詩得出字  
抱病守窮廬閉戶常罕出坐見春氣深清陰晝  
蒙密今朝積雨過淑景回煦律不有塵外蹤何  
由散愁寂行行整巾履散漫委書帙野逕自縈  
紆前峯但蓄萃婆娑茂樹下左右寒流汨亂石  
翳倉根於焉憩腰膝追遊固才彥逢遇亦奇逸  
招邀愧深情晤言永茲日君有尊中物我進沂  
上瑟日夕不得留餘歡未云畢

三月晦日與諸兄爲真率之約裴回石  
馬晚集保福偶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綠陰追隨皆勝侶邂逅即  
初心社蹟莓苔古禪扉竹樹深移尊真惜日畢  
景共披襟儉德遵賢範哇詞愧雅音清和應更  
好逸想寄雲岑

是日約後會爲仙洲之遊

比與鄰曲諸賢修舉歲事携壺石馬追  
補斜川之遊而公濟適至飲罷首出和  
陶之句以紀其勝輒亦用韻酬答兼呈  
諸同遊者請共賦之

皇天分四序代謝無時休昔人抱孤念感此成  
清遊迥眺曾城臯朗詠斜川流歲月今幾許長

波沒輕鷗眷言撫佳辰荒尋靡遺立且復置往  
事及茲命高儔縱策聊並歡飛觥起相酬未知  
千載下亦記此日不商歌有遺音林樂無餘憂  
但得長如此吾生復何求

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泂泂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

渙渙

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  
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漪可愛

上有蒼

石屏百仞聳雄觀蘄巖露垠堦突兀倚霄漢

此  
峯上削下拔地峭立如方  
屋帽按舊圖名大隱屏淺麓下縈迴深林久

叢灌胡然闕千載逮此開一旦

峯下小山重複  
中有平地數十

丈喬木長篠茂林俯竹交相蔽隱藹無入迹乾  
道已丑子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歸曩

志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鋤面勢

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竒峯

躊躇極佳玩

方經始時予以病不能來至是送  
別山西始自新精買舟以來視所

縛屋三間制度殊草然背負大隱屏面直溪  
南大山左有魏王上昇峯右有鍾模三教等石

極勝為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

孫遠相喚

山多樹  
林後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猶絆珍重

舍瑟人重來足幽伴

已約初夏與同  
志皆住遊集

武夷精舍雜詠

并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

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峯拔地  
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  
四隕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  
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坳旁引還復相抱抱中  
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  
折始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  
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剎鬼刻不可  
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  
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  
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卽

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  
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  
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  
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  
曰石門之塢別爲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  
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  
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  
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爲亭回望  
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  
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以

鐵笛說具本詩注中寒栖之外乃植援列樊以  
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  
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  
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  
佳勝而恨它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  
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  
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  
中科曰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  
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  
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  
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  
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  
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  
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  
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泉石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  
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

千里

隱求齋

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  
隱去復何求無言道  
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  
山水爲留行無勞具  
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  
自笑晨門者那知孔  
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  
日用無餘功相看俱  
努力

寒栖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  
遙夜更不眠焚香坐  
看壁

晚對亭

倚筇南山巔卻立有晚對  
蒼峭矗寒空落日明  
影翠

鐵笛亭

山前舊有奪秀亭故侍郎胡  
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

兼道遊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  
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  
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  
煩橫鐵笛吹與眾仙聽之句亭今廢  
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  
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鬱巖石  
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  
仍改今名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  
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  
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  
細香

漁艇

出載長煙重歸衰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絕棹  
歌聲

次公濟精舍韻

一室空山裏纖塵迥莫侵若非同臭味誰肯遠  
過臨健策凌丹壑清詩動玉琴溪邊一回首平  
地足崎嶇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沖佑之歲



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  
元章師因次其韻

蓬萊清淺今幾年武夷突兀還蒼然但忻丹籍  
有期運不悟翠壁無寅緣鼎中龍虎應浪語紙  
上交彖非真傳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  
浪船

出山道中口占

川原紅綠一時新莫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  
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間居戲作武夷權

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  
竒絕處權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高峯影蘸晴川虹橋一斷  
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煙

二曲亭亭玉女峯插花臨水爲誰容道人不復  
荒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權幾何年桑田海水  
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氈毯金雞叫罷

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

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遶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

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閑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

無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嚴下水縈洄莫言此處

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

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

舍詩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歎無以自

見區區感幸之誠輒繼高韻繕寫拜呈

冒瀆威尊下情恐悚之至

望斷鈞天白玉都石田茅屋詎應無况蒙一字

榮褻袞便覺千峯勝畫圖舊弼詩情高綠野狂

奴心事只風零蒲輪幾日符嘉夢恰有流霞酒

一壺

舊彌公所居坊名取答詔語也熹近嘗夢公趣召枉臨止飲留宿翌日登車手取几聞活人嘗一峽以行意者公當再施醫國之手以活斯人乎李義山武夷詩有流霞酒一杯之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  
戲成兩絕爲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蓑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  
前灣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  
知何處月冷風淒未肯歸

過蓋竹作二首

二月春風特地寒江樓獨自倚欄干箇中詎有  
行藏意且把前峯細數看

浩蕩鷗盟久未寒征驂聊此駐江干何時買得  
魚船就乞與人間畫裏看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括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晚未收  
稽古力徑荒曾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負百  
歲歡榮慶母慈去步逶迤無愠色此心惟有古  
人知

拜鴻慶宮有感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  
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  
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觀林長仁書卷戲題問答

猿去山空鶴亦飛柴門空掩釣魚磯門前樹葉  
都黃了何事幽人久不歸

爲愛雲泉百尺飛故將茅屋傍苔磯幾年清夢  
黃塵裏此日秋風一棹歸

題嚴居厚溪莊圖

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畫圖中平章箇裏

無窮事要見三山老放翁

謂陸務觀時嚴居厚之官剡中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爲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來助九  
秋清未歇吟風調先催泣露聲乾坤闢氛氣草  
木斂華英易斷愁人夢難安懶婦驚唯應廣成  
子萬感不關情

古語云絡緯鳴懶婦驚見詩疏

挽蔡太博

疇昔相逢地知君意矯強旋聞將使指勁節動  
朝行方爲人材喜相期事業長如何遽不淑未  
及鬢毛蒼

乙卯八月晦日浮翠亭次叔通韻

弱植有孤念，獨往窮名山。那知歲月逝，白首塵埃間。今朝定何朝，憑高睨清灣。羣賢亦戾止，共此一日閑。晤言不知疲，林昏鳥飛還。勝踐可無紀，重來諒非艱。留語巖上石，毋使門常關。

用立子服弟韻呈儲行之明府伯玉卓丈及坐上諸友

我是溪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一盃與爾同生死，萬事從渠更故新。

謹次縣大夫見屬之韻

撫摩凋瘵爲心切，幕寫風煙著語親。只願從今更無倦，清詩美政逐年新。

承事卓丈置酒白雲山居飲踐致政儲

丈叔通因出佳句諸公皆和熹輒亦繼

韻聊發坐中一笑

老去讀書秋樹根，山林兒女定誰尊。偶緣送客來僧寺，却似披雲卧石門。物外祇今成跌宕，人間何處不啾喧。一杯且爲陽關盡，雙目從教別

淚昏

東坡賦徐德占舊居有一爲兒女始覺山林尊之句

丙辰正月三日贈彭世昌歸山

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  
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和人都試之韻

儲胥聞道落初成共喜兒郎意氣生初恨雨聲  
迷疊鼓忽驚晴色動高旌盤牟入詠詩情壯破  
的傳觴酒令明縱使腐儒東鄉坐不妨堂上有  
奇兵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  
詩而仲卿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  
熹幸以下鄰得陪勝集率爾次韻聊發

一笑

適親德範仰循循遽喜名章肆筆成賸說臺高  
今勝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  
客詞源徹底清更共鄰翁閑指點千峯環合水  
無聲

謹次陳昭遠文龍洲鄉社高韻并呈諸  
兄友

幾年社酒醉班荆此日祠壇喜落成誤許俗書  
輕染汗急傳佳語頌登平年豐已荷天垂慶人  
傑還欣地炳靈不信鄰村是塵境請看綠水鎖

紅亭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峯無數列窻前雖非水抱  
山環地却是冬溫夏冷天遶舍扶踈千箇竹傍  
崖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遷繆憊卧西窻日  
滿川

甘澤應祈一蘇焦槁皆昭遠致政宣義  
丈及仲卿諸友晝夜精虔不出道場之  
力而昭遠丈惠詩反以見屬非所敢當  
輒依高韻和呈以見鄙懷并簡同社諸

兄友

精禱由來未泮辰如何嘉澍便遄臻誠通幽隱  
知無間喜動龍天信有因適歎憊焚千畝盡忽  
驚滂潤一時均誰云化育流行妙只屬乾坤不  
屬人

奉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不是曾中飽丘壑誰能筆下吐雲煙故應祇有  
王摩詰解寫離騷極目天

題劉志夫嚴居厚瀟湘詩卷後

瀟湘門外水如天說著令人意慘然試問登高

能賦客箇中何似汨羅淵余南遊不能過衡山但見人說衡州門外泊舡處風物令人愁未知信否因覽此卷書以訊之

聞蛙

兩樞盛怒鬪春池羣吠同聲徹曉惟等是一場  
狼籍事更無人與問官私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石樓雲卧對江城城角吟霜永夜清料得南枝  
正愁絕不堪聞此斷腸聲

墨梅

夢裏清江醉墨香藥寒枝瘦凜冰霜如今白黑

渾休問且作人間時世衰

秋華四首

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  
弄影

蕙古所謂蕙乃今之零陵香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也

能考  
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適意欲忘言塵編詎

木犀

喬木生夏涼芳蕤散秋馥未覺歲將寒扶踈方



遠屋

菊

青藥冒珍叢幽姿含曉露政爾破荒寒詎免傷  
遲暮

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此

詩

十載扶行恃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  
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率翁

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蒲地水浮天只今擁鼻

寒窻底爛却沙頭月一船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甘強借

三峯面且為靈均作杜蘅佛法不怕爛却禪家語也杜蘅一名馬蹄

香本草辨偽藥云細辛則杜蘅水浸令直三峯謂華陰也

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熹恭

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據竭鄙

思以效萬一真搜連日纔得四語而

忽被閔勞之詔罷遣東歸遂不敢成

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

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  
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  
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  
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  
重光不值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  
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淡特滂詎因逢舜  
日曾得廁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黼坐旁袞華  
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  
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摠丹悃衡程發

皂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  
聞脫蹤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  
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愴惶疾病  
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詩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兼簡白鹿山  
長吳兄唐卿及諸耆舊三首

羨廬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  
憑問訊千峯影裏舊潺湲

知君挂席下清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  
得雄觀便將傑句寫長扛

遺君蹤跡莽荆榛曾把詩書爲作新今日摠輸

吳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諸人已致書者此不後及此外更有陳勝  
私在九疊屏下田舍彭師范在隔江都昌  
縣界中皆勝士也趙南紀病臥城中不知  
今能出入否叔懷皆可爲一訪致鄙意不  
敢輒以僞跡相汙染也山間勝處皆有前  
賢題詠可尋獨新泉近出最名殊勝非三  
峽漱石所及而余未之見故詩中特言之  
黃石若絕高而漱王之原眼界特曠遠余  
嘗一詣而不能及近聞故吏張生棄家居  
之其勇猛精進老守蓋有愧焉叔懷儻至  
其處試爲物色  
頗存問之爲佳

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爲贈劉  
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

爲答三首

老枝橫出數花新誰寄寒齋雪夜春江路猶應  
有幽伴祇愁難得賞心人用子服韻

獨樹臨孤岸橫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  
斜斜用叔通韻

西湖居士尋詩處今墮軟紅車馬塵半樹橫枝  
空好在只應無地覓高人用文卿韻

用子服韻謝水僊花

水中僊子來何處翠袖黃冠白玉英報道幽人  
被渠惱著詩送與老難兄

引年得請伏蒙致政學士契丈特垂慶  
問寵以佳篇捧玩之餘感愧亡量輒借  
高韻少見謝誠伏幸笑摺

一氣無私物自繁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慙妄竊  
老夫號詎敢重簪博士冠身退未妨閑養病年  
豐何幸且偷安新篇似許參同社願刺仙舟上  
釣灘賈生服賦大釣播物史記作大專繫物  
索隱云專讀作釣舉猶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  
和答之復賦一首  
闌干首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

茲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  
喜開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

涖湯昆 難建隆與申距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  
反 漢堯紀年十歲時先君慨然顧語堯曰

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錫佩先  
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  
塞臣子之責因知此詩并記其  
話以示兒輩為之盡然感涕云

已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  
見過坐間居厚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  
餘次韻為謝并呈同社諸名勝

籬菊斑斑半吐黃泝中又報紫萸香鞠川有茱萸泝字與

同裝成令節秋還晚擦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

知乘勝踐沾衣却免嘆斜陽是日本約會於周園屬予有故不果

出因集予舍

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

### 奉和子服老弟黃揚游巖二詩

聞道黃揚山上頭千峯環抱百泉幽羨君拄杖年年去飽看人間萬頃秋

游洲巖下水泠泠枕石何妨夢裏聽要與他年成故事謾尋幽處著新亭

###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

須日飲教衰絲病餘我更無慘賴勉為同懷一

賦詩

余素不能作唐律扣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竟率疆子服乃令更為手寫此三詩者不知欲以何用最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中深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感歎久之

叔通老友探梅得句不鄙垂示且有領客携壺之約次韻為謝聊發一笑

迎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獨晚開應為花神無意管故煩我輩著詩催繁英未怕隨清角踈影誰憐蘸綠盃珍重南鄰諸酒伴又尋江路覓香來

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

小百五  
晦諸兄友載酒見過子服有詩牽勉奉  
和并呈在席幸發一笑

心期萬壑與千巖屢向君詩得指南久恨冷然  
孤宿諾偶逢兀者便同參儻蒙大藥分金匕豈  
羨竒方出玉函誰識留連今夕意沈疴未散莫  
回驂子服數有詩言黃楊之勝未及往而得足疾故有兀者之句是夕坐客皆以霜寒欲亟歸因又有未後句云

寄江文卿劉叔通

文卿句律如師律通叔詩情絕世情政使暮年  
窮到骨不教吟出斷腸聲

詩人從古例多窮林下如今又兩翁應笑湖南  
老賓交兩年吹落市塵中此戲子蒙恐落窮籍不便可發一笑也

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  
浪分雪世間真偽有誰知僕不能詩往歲爲滄楚胡公以此論薦平

生憶律多類此二

梅

姑射仙人冰雪容塵心已共彩雲空年年一笑  
相逢處長在愁煙苦霧中

香茶供養黃蘗長老悟公故人之塔并  
以小詩見意二首

擺手臨行一寄聲故應離合未忘情炷香瀟茗  
知何處十二峯前海月明

一別人間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更話  
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二峯

庚申立春前一日

雪花寒送臘梅萼暝生春歲晚江村路雲迷景  
更新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真如此因

題其上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

朱熹仲晦父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  
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

考異

石馬用公濟和陶韻 飛觥一作飛觴

武夷精舍雜詠序 而出一作而去 丹崖一作丹壑

林立一作森立 相羊一作相忘

白雲送儲柯 僧舍一作僧寺 抵今成一作情

無處不一作不 雙目從教別淚昏一作兩眼

那因小  
馬昏

和叔通懷子蒙韻

聽君劉一作

半數一作

不須日一作未

病餘我更無慘賴一作

久矣摧  
頹甚

叔通探梅

繁英一作

珍重南鄰諸酒伴一作

聞道南鄰  
多酒伴

又尋一作

病中承子服同諸兄友見過

宿諾一作

便同一作

儻蒙一作

方出一作

誰識留連今夕意一作且幸親

黃蘗悟公塔

擺手一作

故應一作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

詩 樂府

謁表伯余宋祐

江上雪意滿風吹竹林平先生但堅坐稚子開  
柴荆

趨韻

千山木脫但空林天外哀鴻亦叫音認取溪亭  
今日意四更山月湧波心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



那因小  
馬昏

和叔通懷子蒙韻

聽君劉一作

半數一作

不須日一作未

病餘我更無憐賴一作

久矣摧  
頹甚

叔通探梅

繁英一作

珍重南鄰諸酒伴一作

聞道南鄰  
多酒伴

又尋一作

病中承子服同諸兄友見過

宿諾一作

便同一作

儻蒙一作

方出一作

誰識留連今夕意一作且幸親

黃蘗悟公塔

擺手一作

故應一作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

詩 樂府

謁表伯余宋祐

江上雪意滿風吹竹林平先生但堅坐稚子開  
柴荆

趨韻

千山木脫但空林天外哀鴻亦叫音認取溪亭  
今日意四更山月湧波心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

峯頭月酒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  
年誰管鬢雙蓬書來爲指諳訛處不涉言詮不  
落空

試上閩山望楚天鴈飛欲斷勢還連憑將袖裏  
數行字與問雲間雙髻仙我訪舊遊終有日君  
歸故里定何年祇今千里同心事靜對筆瓢獨  
喟然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窓韻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  
無通塞明暗何緣有去來

題謝安石東山圖

家山花柳春侍女髻鬟綠出處亦何心晴雲在  
空谷

江月圖

江空秋月明夜久寒露滴扁舟何處歸吟嘯永  
佳夕

吳山高

行盡吳山過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尋汗漫  
相期處更在孤鴻滅沒間

題藩騎圖

傳聞姑艱欲南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  
能捍虜不教行到殺胡林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妃圖

瀟湘木落時玉佩秋風起日暮悵何之寂寞寒

江水

湘夫人

夫君行不歸日夕空凝佇目斷九疑岑回頭淚

如雨

湘君

夜

獨宿山房夜氣清一窻涼月共虛明鄰雞未作  
人聲絕時聽高梧滴露鳴

醉作三首

七月二十六日夜

浙浙西風起嗷嗷寒鴈多稻梁隨處有珍重采  
薇歌

浙浙西風起候蟲寒夜分千山杳沉寂竟夕斷  
知聞

浙浙西風起濺濺石瀨鳴有情從是妾箇裏定  
無情

苦雨用俳諧體

仰訴天公雨太多纔方欲住又滂沱九關虎豹  
還知否爛盡田中白死禾

楚詞招魂云虎豹九關啄害下人此

杉木長澗四首

我行杉木道弛轡長澗東傷哉半菽子復此巨  
浸攻沙石半川原阡陌無遺蹤室廬或僅存金  
甌又已空歷溺餘鰥孤悲號走哀恫賻恤豈不  
勤喪養何能供我非肉食徒自閑一畝宮筆瓢  
正可樂禹稷安能同竭來一經行吁歔涕無從  
所慙越尊俎豈憚勞吾躬攀躋倦冢頂永獻回  
淒風眷焉撫四海矢志嗟何窮

朝發長澗頭夕宿長澗尾傷哉長澗人禍變乃  
如此

縣官發廩存鰥孤民氣未覺回昭蘇老農向我  
更揮涕陂壞渠絕田苗枯

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  
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

題中峯杉徑

盤回山腹轉脩蛇橫入中峯小隱家好把禪杉  
緣徑插待迎涼月看清華

山寺逢僧談命

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  
非人力莫問流年祗問天

贈書工

平生父要毛錐子歲晚相看兩禿翁却笑孟嘗  
門下士祇能彈鋏傲西風

蘭

謾種秋蘭四五莖疎簾底事太關情可能不作  
涼風計護得幽香到晚清

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篔簹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圈  
聽豪夸舊業免園嗟莽鹵君看螯龍卧三冬頭  
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  
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鷓雞鳴角角客來  
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伏承示及毛公平仲墓銘且索挽詩熹  
不及識毛公而愛重其文舊矣義不可  
辭顧已不及其真殯姑以數語題於墓  
銘後幸辱裁訂或轉而致之其家幸甚  
毛君神仙骨誤落世網中髻亂出奇語砉然驚  
乃翁溺齡翰墨場不言已收功亭亭絕世姿皎  
皎冰雪容顧步一長嘯笙鶴翔秋空調高聽者  
稀老去竟不逢一朝謝塵濁冷然跨剛風回頭

叫安期舉手邀韓終千秋有遺想一往無留蹤  
平生故人心灑涕銘幽宮斯人不可見斯文鬼  
神通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造辟謀謨遠勤民志慮專和身謝軒冕畢志友  
林泉出祖傾羣彥歸來足二賢誰令行樂地容  
易鎖寒烟

疇昔東州路音書僅一通承顏終未遂仰德竟  
何窮野哭悲能遠巖居計莫同關心九原路無  
樹不高風

挽陳檢正庸二首

厚德高賢躅清名起懦襟承宣幾年最明恕一  
生心勢屈飛騰晚忠存獻納深忽騎箕尾去陵  
柏爲誰陰

憶昔都門道光華辱宰卿丁寧話鹽筴纖悉見  
民情一別驚時論三年想頌聲祇今空老淚難  
使濁河清

哭劉嶽卿

曾說幽棲地君家近接連要携邀月酒同禱釣  
溪船遽爾悲聞笛真成嘆絕絃林猿催老淚爲

爾一潸然

詩餞陳兄朝章居士求歸本宅授諸挽者

蚤歲醇儒業中年居士身功名虛竹帛德義蒲  
鄉鄰一笑藏舟失千秋宰樹新傷心耆舊傳那  
復有斯人

宿石岳館二首

春江日東注我行溯其波揚帆指西澨兩岸青  
山多青山自逶迤飛石空巖我綠樹生其間幽  
鳥鳴相和塞蓬騁遐眺擊楫成幽歌獨語無與  
晤茲懷竟如何

停驂石岳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櫂歌發天風水  
生鱗名都固多才我來友其仁茲焉同舟濟詎  
止胡越親舞雩諒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  
夕歲晚無緇磷

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卷  
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鬱鬱層巒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煙波一棹  
知何許鷓鴣兩山相對鳴

詠巖桂二首

亭亭巖下桂歲晚獨芬芳葉密千層綠花開萬  
點黃天香生淨想雲影護仙粧誰識王孫意空  
吟招隱章

露浥黃金蘂風生碧玉枝千林向搖落此樹獨  
華滋木末難同調籬邊不並時攀援香滿袖歎  
息共心期

次韻芮察院送

寶文赴浙漕二首

遠俗何勞問威名舊已孚百城方仰澤一節遠  
還都聖主勤修政今年決破胡期公寧餽輓注  
想在謀謨

考卜川清曠端居柰樂何風雲一以便歲月不  
勝多節傳無淹駕林園得屢過功名從迫逐志  
業豈蹉跎

挽梁文靖公二首

擢第初龍首登庸再鳳池心期詎溫飽身任必  
安危幾歲調娛政今年殄瘁詩恭惟袞欽意不  
盡鑒亡悲

疏寵無前比騰章又夙心極知求士切端爲愛  
君深國簿寒笳遠塵埃斷藁侵空令殺公掾衰



涕滿寒襟

挽周侍郎二首

德量推容物才猷足濟時陰功覃遠徼餘筭飽  
雄師行李淹星歲還鄉感羽儀一朝成殄瘁九  
牧共傷悲

憶昔趨丹闕看公上玉除民飢深獻納主聖極  
歛歛解手寒江闊驚心夜壑虛竭來空老淚無  
地別輜車頃年熹以浙東荒政入奏道公還自  
荆鄂先一日引對具奏沿道所見飢民狼狽之  
狀上感其言賑恤加厚然熹渡江不旬日即聞

公計今者會葬又以偵伺失期追送不及故云

挽董安人二首

雅望推前輩承家賴女師閨門傳懿範湯沐盛  
恩私萬里驂鸞去千秋宰樹悲自應銘婦德誰  
與篆豐碑

令尹古循吏郡君今勝流平生餘事業晚歲極  
熏脩總帳真成夢靈辰竟不留遺風被簫挽未  
覺九泉幽

題霜傑集

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向來無地

識眉宇今日天遣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  
肯輕爲折腰客曾中合處不作難霜下風姿自  
竒特小儒閱閱金匱書不滯周南滯海隅扮榆  
連陰一見晚何當挽袖凌空虛

謝吳公濟菖蒲

翠羽紛披一尺長帶煙和雨過書堂知君別有  
臞仙種容易難教出洞房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  
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  
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客來二首

客來何處覓紅雲唯見風前萬點春心賞未妨  
隨處好綠楊陰裏換綸巾

悵望君家嶺上雲便携佳友去尋春論詩劇飲  
無他意未管殘紅落佩巾

題沈公雅卜居圖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一朝謝塵躅卜築娛  
清幽苑屋八九間下有良田疇後簷果垂實前

庭樹相樛勝日賓友來琴觴共舒憂言論覈幽  
妙理亂窮端由至今一卷書凜然昭千秋沈侯  
經濟業夙尚本林立談笑出幻境寤言躡斯遊  
仰睇白石崗俯濯青瑤流曠然宇宙外邈矣將  
焉求

武林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只我無心  
可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

桐廬舟中見山寺

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遠屋除行色忽忽

吾正爾春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漚鳥粥  
飯何時共木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  
蘧蔭

伏讀尤美軒詩卷謹賦一篇寄呈伯時  
季路二兄

我聞洞巖幽結友事臨眺浮言妨勝踐悵望空  
求嘯歸來眩竒語更欲窮窅窳却尋兩翁意冥  
坐得觀照鳴泉俯淙琤穹石仰蒼峭共與前創  
古三歎遺墨妙神遊恍不隔仁宅忻有要回首  
鹿門期寒雲生遠嶠

熹自林泉紹德寒巖之行  
而同行有不欲者遂已詩

卷之首即東萊舍人呂公上饒尚書注公軒蓋玉水工部喻公所書

熹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菴真如軒  
寫呈伯時季路二兄

先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鄰菴幾閨餘  
栢下竟開千歲室竹間猶插萬籤書  
悲涼共識臨風處遊戲誰知落筆初  
寄語山靈勤守護莫將題柱比相如

益公道人相見信安道溫陵舊游出示  
近詩因次其韻

別來幾度見歸鴻歲月悠悠一夢中  
莫道相望

湖海闊爭知千里不同風

一身千里伴征鴻北去南來羈旅中  
珍重故人相認得新詩重舉舊家風

次益老韻

乾坤極處無今古道術多岐自短長  
儻有新思還告我不應無鴈到衡陽

秋日

一雨生涼杜若洲月波微漾綠溪流  
茅簷歸去無塵土淡薄閑花遶舍秋

放船二首

浩蕩清江水依微綠樹風解維春雨外弭櫂夕  
陽中江草生新徑巖花點舊叢詩翁不愁思逸  
興莽何窮

疇昔清溪峽船頭戲彩翰十年空往事一夢記  
前灘陡絕垂蒼壁澄虛列翠巒今宵詩卷裏重  
得縱遐觀往年泛舟此峽有水鳥數十翔集舟  
前舟至輒起若相導十餘里乃散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  
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  
難收何似鷗夷子散髮弄扁舟 鷗夷子成霸

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  
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求棄人間  
事吾道付滄洲

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  
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  
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踈竹  
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  
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  
錢却要鍊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乖隔聊命架朱門舊隱  
綠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笋開瑤席  
更流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 過里社將兒姪  
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  
欺煙樹綠方瞳好映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  
來歡何極

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  
繁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

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次圭父回文韻

莫江寒碧縈長路路長縈碧寒江莫花塢夕陽  
斜斜陽夕塢花 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  
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筭  
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絕艷誰憐真心自保逸與  
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冰雪 應笑俗李  
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閑弄影

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  
歇綠陰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和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  
安況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  
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  
詩不說人間憂喜身老心閑益壯形臞道勝  
還肥軟輪加壁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江檻詞

莫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綠浮天祇今畫閣  
臨無地宿昔新詩滿繫船青鳥外白鷗前幾  
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  
玳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叢短笠任陰晴鳴撓細雨  
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奇絕處未忘情幾  
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  
獨醒

浣溪沙次秀野醉醪韻

壓架年來雪作堆。■蕞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  
放春回。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  
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蒲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  
珠幢玉節。中原往氣鬱葱葱，河山壯宮闕。丞  
相功成千載，映黃流清澈。

隲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携壺結客，何處空翠  
眇烟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  
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節，須醪  
酌，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  
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  
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  
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離緒，悄危絃。求夜  
清霜透幕氈。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  
鴈字連。



叔懷嘗夢飛仙爲之賦此歸日以呈茂  
獻侍郎當發一笑

脫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綠水浩然歸看成鼎內  
真龍虎管甚人間閑是非 生羽翼上烟霏回  
頭祇見冢壘累未尋跨鳳吹簫侶且伴孤雲獨  
鶴飛

水調歌頭聯句問訊羅漢

靈月兩相映水石互悲鳴不知巖上枯木今夜  
若爲情應見塵中膠擾便道山間空曠與麼了  
平生與麼平生了 不流行 起披衣瞻碧

漢露華清寥寥千載此事本分明若向乾坤識  
易便信行藏無間處處揔圓成記取淵冰語莫  
錯定盤星 批

考異

景福僧開憲

若謂一作若道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封事

時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丙子孝宗皇帝即位詔求直言秋八月公應詔封事 元文公年譜

壬午應詔封事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  
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  
再造區夏受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  
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  
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  
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阼曾未  
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

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摹固已宏遠矣然猶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爲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爲無人忠言嘉謨崇論宏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况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爲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羣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

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繫羣生之仰望濟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

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寃憤以作士氣貢  
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  
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  
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  
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  
屏伏闕下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  
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  
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  
默終不爲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  
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

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  
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漸向方切此亦陛  
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  
爲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  
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  
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爲  
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  
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  
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爲以副生靈  
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

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爲陛下

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踈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袖聖

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

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允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

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  
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  
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  
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  
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  
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  
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  
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  
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

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  
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  
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  
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  
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  
而今日之計不過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  
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  
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  
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



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夫復讎討賊自疆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

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疆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

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  
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  
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  
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  
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  
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  
我之勢則亦豈爲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  
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  
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  
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

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  
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  
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  
所以養寇而自緩爲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  
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  
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  
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  
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  
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  
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爲

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  
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  
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  
以來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  
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  
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  
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虜使復至彼  
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  
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  
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

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  
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  
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  
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子奪之權哉顧吾之德  
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  
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  
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  
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  
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  
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爲之

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求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爲國家臣雖不肖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爲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

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受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子然無一毫  
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  
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  
下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  
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  
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  
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  
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  
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  
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  
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  
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  
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  
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  
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旣失勢者  
陛下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  
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  
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  
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

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踈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

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紛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

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

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勞儉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効不可期也

又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拂親志臣竊以爲

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履脫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讎啓土以增光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



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謬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爲大典垂萬世法而況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

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奔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况今秋氣已高虜情叵測傳聞凶凶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疆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噏俯仰之間

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羣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迂踈狂妄不識愚諱忤犯貴近切劇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則赦而擇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庚子應詔封事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轄本軍界分諸鋪遞角借緋臣朱熹謹齋沐奉疏東向再拜昧死獻于皇帝陛下臣伏覩三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申救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蒙被聖恩待罪編壘乃獲遭值仁聖永言願治不間踈遠如此其敢不悉心竭慮以塞詔旨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爲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抉擿隱伏以爲明是以獻言雖多而

寶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嘗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

推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爲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

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  
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  
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數  
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  
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  
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  
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  
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  
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  
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

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揀一車薪之火恐亦未  
能天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  
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  
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  
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  
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  
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  
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  
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  
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

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割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

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東南恢復之勲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當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二者而又時出禁錢以

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駸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歛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別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青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軍額凡此數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師者私欲飽鑽研有效則又可以裝問塗而望他軍之以爲已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

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  
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  
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各爲供軍而  
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  
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  
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  
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  
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  
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  
是而兵可彊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

實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  
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  
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用與私議竊歎以爲  
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  
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  
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  
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  
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効之人則可以  
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  
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

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又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

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旣覈屯田旣成民兵旣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旣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



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  
敷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  
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  
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  
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  
國真可富兵真可疆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  
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  
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  
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  
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槩

矣今請昧死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  
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  
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  
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  
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  
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  
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  
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  
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  
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閑

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吏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

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耆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

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  
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  
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  
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  
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  
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  
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  
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  
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  
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

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  
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  
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  
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唯赦而不  
誅其後十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  
暗自知無用於世又爲疾病憂患之所牽留有  
不得祇拜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爲不深憐  
臣不爲不厚顧臣乃獨畏懦藏縮孰視天下之  
綱紀廢亂生靈困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捐生出  
死一爲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

也今者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  
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  
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  
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  
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  
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栗俟命之至臣熹昧死  
再拜謹言

貼黃

本軍管內春秋晚旧旱損去冬地震有聲臣  
已各具奏聞去訖是後一向闕雨耕牛疫死

今雖得雨恐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甚可慮  
伏乞睿照臣昨蒙賜對面奉玉音治天下當  
以正心誠意爲本常竊仰歎聖學高明深達  
治本如此天下安得不治比年以來乃聞道  
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  
當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爲語忌臣雖有以決  
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  
惑羣聽伏望睿明更賜財幸

繳進奏疏狀

具位臣朱熹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三月九日臣

察奏乞申勅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  
聞無有所隱奉聖旨依奏者臣以非材誤叨郡  
寄竊見管內民間利病有合奏聞事件顧其間  
有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謹昧萬死具疏壹通  
準式實封隨狀投進貼黃乞至御前開拆庶幾  
千慮之得有以仰副陛下求言願治之意干冒  
天威臣無任跼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戊申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  
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于皇  
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  
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  
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  
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  
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  
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  
是慙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  
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  
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

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  
臣之所以裴回前却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  
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  
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蓋嘗  
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  
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  
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爲臣子者堅卧於  
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  
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  
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

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  
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  
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  
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  
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  
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  
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  
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况陛  
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  
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

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爲之滌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

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

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實之所勸刑之所威各  
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  
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  
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  
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  
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  
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  
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  
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

臣謹按尚書舜言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  
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治  
而不安或精微而確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  
不能無道心二者雜四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  
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  
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  
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雜也從事於斯  
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  
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  
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  
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  
莫非天理之所為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  
欲之私以害焉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  
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  
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



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  
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  
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輔妄然邪正之  
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邪正之  
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  
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  
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  
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  
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  
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  
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

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  
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  
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  
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  
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  
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  
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  
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  
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  
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  
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  
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  
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  
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  
以隱其豪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  
之遠而懷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  
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  
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  
也

臣竊見

周禮天官冢宰一節乃周公輔導成  
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

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  
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

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  
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  
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  
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  
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  
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  
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  
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  
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

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擢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榮

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川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

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既皆不蒙聽納其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乖謬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大耳不唯如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爲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爲常事而不足言正如此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入遂不以爲異然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蒙誅斥而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陛下聽踈遠之言而遂其平日深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

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為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為宗社子孫萬世之慮而行之天丁幸甚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

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者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并出此人之手蓋非與此人事爲諸將差除多納賂買官得其差違風喻軍中第就薦以欺

陛下實將帥之牙儻也今錄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剋剋之事亦是此人內外營括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破決配此不惟行遣大編足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廢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

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撮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亦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

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於陛下且幸陛下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豪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

也哉据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

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  
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  
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  
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

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內既

成躬御正殿局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  
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為文  
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  
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  
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  
為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  
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  
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  
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  
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  
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  
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  
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  
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  
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  
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

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

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

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

正之哉

臣昨來面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

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微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為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不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不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聚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遠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無不存再此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具奏伏乞聖照

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  
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  
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望學高明洞貫今古  
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恠陛下所以調護  
東宮者何其踈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  
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踈略因是亦以是爲  
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  
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  
又時使邪佞僇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  
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

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  
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  
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  
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  
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真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  
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  
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  
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  
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  
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



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  
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  
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  
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  
防其戲慢媠狎竒衰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  
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  
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  
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  
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  
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

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  
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  
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  
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文咨議以司訓導置長  
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  
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  
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  
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  
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  
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

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宋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

之一也

臣伏見比一至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

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為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况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

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脩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

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

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

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

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

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

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無私之好

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

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

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

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

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

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

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  
如汲黯魏證之比類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  
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  
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  
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感福  
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  
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  
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  
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  
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

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  
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  
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  
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  
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  
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  
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  
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充碌碌者而  
登用之則亦無恠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  
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

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  
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  
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  
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  
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  
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  
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  
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  
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  
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

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  
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  
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  
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  
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  
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  
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  
密宄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  
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  
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

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贓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旣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

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

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  
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  
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  
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  
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  
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  
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  
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  
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

臣伏見近年惟有近

張近習一事實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舍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

此慶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  
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  
指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彌物平施之言  
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  
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  
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其善者常不  
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  
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龜必放共兜  
此又易象所謂遇惡揚善順天不命者也蓋善  
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  
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  
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  
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  
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  
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  
隨羣逐隊排連僭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  
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

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

臣聞古先聖王敷求哲人俾輔後嗣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趣操不謹懼為身害乃敢陰為讒惡公肆劫持遂

陛下

視此網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網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

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

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  
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  
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  
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  
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  
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  
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  
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  
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  
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

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常有變故而預蓄此  
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  
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  
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  
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  
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  
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  
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  
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  
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



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夫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

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夫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

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  
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  
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  
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  
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  
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  
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  
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  
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

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  
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  
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

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

臣伏見祖宗舊  
法此州縣催理

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  
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  
貧民災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  
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  
典也昧自曾壞用摩始除此法盡剝州縣舊欠  
以為隱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豪分錄兩  
盡要登足曾壞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  
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為不可况今政煩賦  
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  
不蚤救必為深害臣每讀大學卒章見其所論  
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  
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為寒心惟陛下

少留聖意必發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  
德音以幸天下

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  
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  
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  
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  
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  
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  
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  
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  
求進也必先培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

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  
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  
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  
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  
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  
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  
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  
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  
而其選置之方垂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

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官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  
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  
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  
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  
以疆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  
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  
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美屯田立  
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  
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  
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

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  
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疆其不  
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  
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  
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  
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  
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  
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  
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  
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

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幣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官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

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

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負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趨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

屯田如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若將帥止如此今日如恐使懷漕司已成之

神將帥兵屯之實且乞指揮趨此水災之後廣控疏冗并行氏屯之策以俟見効仍詔漕官更切詢訪利病之未盡者條具以聞然後隨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搖輕有廢壞伏乞

聖照 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

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據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萎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

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千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

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  
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功成  
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  
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  
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疆暴之夷虜內有  
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  
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  
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奧之說已陳於前此追  
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  
守之規臣竊見尋常之人將欲為人以一至微  
至細之事猶必先為規模使其盡善然

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  
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  
人而不先為妥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  
此事不敢盡言若蒙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之  
時誠亦一新德業重整綱維不可失之機會  
也臣狂妄僭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亦  
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  
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類憤之不可久然不  
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  
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  
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  
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  
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

卷之六  
五十四



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  
耽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  
忘是以數年以來網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  
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  
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  
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  
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  
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  
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  
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

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  
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  
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  
取今乃以其所厭飲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  
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  
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  
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  
命爲真實而被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  
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  
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

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  
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  
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  
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  
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  
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廓澈靈通虛靜明  
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  
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  
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  
者是以程顯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而實外於倫理窮  
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  
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  
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  
聽見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  
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  
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  
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  
聖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脩

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

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

斯彌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司時又有邵雍

張載相與博約遠使聖道聞而復明其功甚大

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緼奧茲人鄙夫又以

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於已之所為以

故相與怨疾指為道學而加詆訕焉臣已略論

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

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已之所為而

後適於其意耳雅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

乃至於此此正閣馬父之所深憂也今窮頓等

所皆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

明必將有默相與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於此

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

以正人心亦在是矣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

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

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

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莫其富

國疆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

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

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  
之威則固所以為富疆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  
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簡之便  
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  
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  
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

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  
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  
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  
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  
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  
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  
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  
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  
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日其  
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

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  
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  
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  
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  
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  
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  
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  
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竒謀以裨聖聽而  
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  
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

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剝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臣區區私計此陳述臣賦性拙直不能隨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揣度決是不堪從宦所以一向竊食祠祿前後尤任豈不知有致身之義亦非恬無濟物之心寧為退讓蓋以避禍中間稍蒙任使果然自速顯濟七年之間措身無所今者一出又致紛紜幸賴聖明保全然始增其祿秩使足以免於飢寒進其官資使足以延於嗣息此皆已於臣平生意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今若奏疏止為感激陛下虛心屈已容受狂言故竭平曰憂國之誠以畢前日願忠之意所冀上有補於聖明下無負於所學而已非敢變其初心而復有進為之望也若蒙聖慈詳賜觀覽循其本末次第施行使臣之言卓然實有可見之效則臣不待違心犯患以汙周行而其榮遇已不在

諸臣之後矣如其繆妄無可施行則投匭置諸乃分之宜雖欲借之恩私適足增其新懼決悲臣之所敢當也竊恐陛下見其所論懇切誤謂尚堪使令故復具奏伏乞聖察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之所論雖為一時之弊然其規而無窮蓋前聖後聖其時雖異而其為道未嘗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於今日而又將有望於後來也陳遠賤微言不敢盡伏惟聖慈憐臣愚忠赦其萬死或因皇太子參決之際特賜宣示千臣真誠皇誠恐昧死再拜謹言舊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二

封事

已酉擬上封事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一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



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

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踈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爲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



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

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  
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  
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  
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  
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  
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  
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  
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  
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

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  
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  
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  
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  
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  
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  
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

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  
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  
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  
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  
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  
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  
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  
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  
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  
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  
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  
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  
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  
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  
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  
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  
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

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

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

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  
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  
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  
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  
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  
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  
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  
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官府寮屬例得褒  
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  
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  
又有蚤懷茲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  
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  
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  
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  
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  
宗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  
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

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

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

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  
妄有憂疑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  
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又將無  
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  
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  
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  
無即無則亦何據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  
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  
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  
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

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  
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  
保傳傳其言有四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  
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  
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  
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  
條目之前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

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

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察屬具負而無保傳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



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埽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

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

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

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

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  
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  
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  
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  
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  
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  
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  
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  
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

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  
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  
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  
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  
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  
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  
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  
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  
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  
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

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  
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救之使小大之臣  
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  
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  
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  
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  
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  
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  
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川度有闕則橫賦  
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  
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  
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  
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  
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  
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  
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  
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

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甲寅擬上封事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

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踈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修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搖腹心盡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爲則

中外之臣雖有竒材遠略亦無所施況如迂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已有不容不爲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者忠爲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爲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爲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爲治者臣

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鈞敢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爲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彊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

而不可揀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寔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

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踈闊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揅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

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接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



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爲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爲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聰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踈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爲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爲羣小之姦而直以爲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

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伏羲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鬻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爲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

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  
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  
能容其父乎爲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  
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  
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  
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  
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  
之信史以爲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  
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  
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  
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  
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  
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  
陛下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  
至臣熹昧死百拜

乙卯擬上封事 文不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卷第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一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脩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  
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  
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  
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  
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  
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一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

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  
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  
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  
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  
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  
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  
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  
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儒者以詞  
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  
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

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  
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  
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  
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  
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  
下暮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  
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關於陛下者  
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  
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  
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

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慙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問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

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垂拱奏劄二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二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

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已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驚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

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

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  
不以爲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  
智勇爲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  
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  
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爲矣間  
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  
朝臣持書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竊恨陛  
下於所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  
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爲此邪抑  
真欲和議之成而爲此邪以爲姑爲此也則既

爲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  
苟爲也且苟而爲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  
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爲也以爲真欲  
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己愛民蓄力觀釁  
疑敵緩師未爲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  
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  
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  
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  
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  
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然而講和非屈



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  
將使三綱淪九法斃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  
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  
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  
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  
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爲政  
以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  
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  
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  
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

夙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墮弛而  
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  
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  
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于我蓋不待兩兵  
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  
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僞吾之得失蓋不待  
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  
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  
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憚憚不幸蹉跎

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建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虜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尤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爲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竒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旣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旣得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擇焉取進止

垂拱奏劄三

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為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虜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倉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壘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疆本

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  
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  
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  
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  
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  
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  
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彊而恢  
復可冀矣臣踈遠賤愚震懼天威未敢罄竭所  
聞以久稽聖聽而粗舉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  
神財幸取進止

辛丑延和奏劄一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  
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  
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  
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  
席興嘆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  
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  
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  
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  
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

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  
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  
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  
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  
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  
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  
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  
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  
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  
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

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  
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  
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  
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爲未也  
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  
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  
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  
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  
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  
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

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  
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  
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  
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臣  
以孤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抵冒至此惟陛下  
寬其斧鑕留神財幸臣無任震懼俟罪之至

貼黃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  
事若以至誠行之而實採用其說以革前日  
之弊則於應天之實所補不細今星文雖已  
退舍然餓民目今流散冬雷憂在嗣歲伏乞  
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臣稟性疎拙字畫不精衰病目昏尤艱寫染  
今以所陳不宜宣洩不免親筆書寫不謹之  
罪伏乞財赦

延和奏劄二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  
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  
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  
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

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聞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旣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閒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閒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

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黠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菟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

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



近習之從容無閒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

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聞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子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

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唯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貼黃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冊用袋重封已於閣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此劄亦係臣親手書寫目昏筆縱前劄已具貼黃奏陳并乞聖照

延和奏劄三

臣踈繆不材遠跡林野陛下過聽畀以郡符已試罔功復叨使指誤恩橫被又忝職名方具辭免之閒忽於九月二十二日恭被改除之命揣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陳懇避之誠庶安愚賤之迹而是時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婺州水旱饑荒上軫宸慮竊恐遷延或致誤事遂已即日拜命具狀申省乞許奏對至十月二十八日方准省劄恭奉聖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聞命震惕不敢稽留即於今月二日撲被上道

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界問得本州災傷常山江山開化三縣爲甚而西安龍游次之其婺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比臣不勝恐懼遂自衢州乘舟取疾以來及節次於本司及被災州縣會到已行事件乃聞陛下聞嘗親御翰墨戒飭帥臣詞旨深切聞者感涕而前後撥賜米斛又已二十有餘萬矣仰見聖心懇惻急於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愛惜至於如此甚大惠也臣猥蒙任使自惟踈拙大懼不能有以出斯人於溝壑仰副陛下焦勞之意今有管見合

行申請須至畫一奏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路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

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一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不以勸諭爲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未勸諭者

權以去年認數爲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爲準多方詢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滅裂徒爲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覓聞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約束更乞明詔戶部先具見今奏到以未

推賞各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內並到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訴重作行遣又上戶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可以獻助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勅戶部勘當到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賑糶依湖南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賞指揮

信卽今減作二千石之類

申明行下庶幾應募者衆得

謂如四千石合補承

濟飢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款式及令逐處官司承受應募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却稱文字不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人吏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實爲兩便

一伏覩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七萬石訪聞昨來本府抄劄飢民戶口若自十一月至來年三月約用米八十萬石方可足用其閒固不能無冒濫虛數今來

本府節次刪減未知將來定作多少戶口計度但今所有米數及糴米錢姑以元抄劄數計之不過得四分之一況又州府見闕軍儲竊慮不免却將撥賜米斛暗行借兌則所得糴濟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據見米指定人口抄劄糴濟則所及不廣必致人戶流離餓殍上勞聖慮又臣經由衢州見得本州旱損雖云不及紹興府婺州兩州然其處水路淺澁冬月尤甚運載錢米極爲艱難本州雖已差官往浙西收

糴然糴本至少所得不多而所費水脚已  
不貲矣臣今來欲望聖慈更撥賜豐儲倉  
米三十萬石應副紹興府三萬石應副衢  
州如無見管米斛即計目今米價支借內  
帑見錢令其趁此米價未至騰踴之閒前  
去有米州郡收糴旋次般載回州其上件  
錢米並乞專責本司差委隣州官吏出納  
州府不得干預庶免侵兌之弊其已撥賜  
錢米亦乞令本司選委本州通判一員同  
共主管不得別作支用仍詔守臣疾速措  
置收糴軍糧不管誤事其婺州雖蒙撥賜  
米五萬石尚恐未足賑濟却候臣親到本  
州相度會計別具奏聞次

貼黃

臣竊聞陛下節儉憂勤規恢遠略內庫  
所積錢帛甚多今旣天時未順未可興  
師而近甸飢荒至於如此伏願聖慈權  
其輕重特賜借撥

據紹興府申到撥下諸縣米數總計二  
十一萬二千餘石除嵎縣六萬八千餘

石係排日糶濟外餘縣十四萬三千餘石係閒日糶濟竊恐飢民一日止得半升之米不能存活今欲依岷縣例排日糶濟即合更用十四萬三千餘石又聞官吏抄割不無漏落又慮流民却回復業兼數內所稱摺運乃是三摺之數將來米價日增又有往來脚費風波滯留不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得恐亦不多湏更備米十五六萬石準備添貼所以約計乞米三十萬石如蒙撥賜今

亦未敢盡數般取如是將來糶濟不盡却行回納伏乞睿照

一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紹興府人戶夏稅已蒙聖慈等第免闕住催唯衢婺州當來失於申奏致人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縣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受其弊者甚失聖主惻怛哀憐之意然計戶部漕司所催必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已者其勢



又不容直行禁止欲乞朝廷取會戶部漕  
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支  
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  
舊官物並且住催直至明年蠶麥熟後却  
將舊欠逐旋催理寬作料次撥還內庫決  
然不至敢有欠闕其人戶名下新舊上供  
官物亦乞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  
雖已有前件住催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  
虔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  
亦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限人戶輸納

貼黃

臣續訪聞紹興府雖蒙指揮住催官物  
而春夏之間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戶  
實未盡露聖恩今體問得本府人戶合  
納丁鹽錢丁身折帛絹折帛綿本色絹  
本色綿五項不以有無產業物力一丁  
並納九百餘錢來春即便起催飢餓之  
餘實難供納臣愚欲望聖慈將來年合  
納錢數預行蠲放庶幾官吏無以作弊  
下戶實被聖恩有以慰安民心感召和

氣伏候聖旨

一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  
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臣昨  
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  
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  
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  
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  
如有不售者官爲依價收糶自此向後必  
多有人興販前來但臣元榜約束本路州  
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

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  
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  
依舊法其收糶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  
州軍將今年糶過米錢及充那諸色窠名  
支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爲  
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  
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  
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  
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便欲歸  
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伏

乞聖察

一揀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已詳悉然而全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後民被實惠況今年荐飢公私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

暫差權

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

仍依富弼趙抃

例選差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負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延和奏劄四

臣比因講求荒政復有二事雖非今日拯救之急而實異時久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呈下項

一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搔擾下戶偶有士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

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爲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分減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間之道旁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最爲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

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遠比並鄰至分數檢放庶幾貧民永遠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閒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閒納還臣等

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  
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  
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  
倉敖三間收貯已將元米百石納還本  
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  
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  
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  
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  
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  
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  
文人情難彊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  
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  
在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  
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  
本鄉土居或寄居官負士人有行義者與  
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  
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  
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  
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

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  
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  
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  
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豫備久  
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  
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  
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

當其半舊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戶  
均敷人戶苦於輸納多立詭戶隱寄物力以避  
均敷是致見納人戶所敷愈重其閒又有不該  
敷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爲除豁其弊非一前後  
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一時有司不能奉  
承德意牽於衆說未有定論臣以得之傳聞未  
知其閒微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  
人無不以此爲病猥蒙任使不敢坐視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同共  
相度限來年二月內要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

年夏料爲始革去舊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  
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取進  
止

延和奏劄六

臣昨蒙聖恩待罪南康小壘自惟短拙無以補  
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本軍皇子縣稅錢偏重  
民不聊生條具奏聞乞賜蠲減總計不過納絹  
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伏蒙聖慈開  
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德意輒引議臣  
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前又嘗

具奏冀卒蒙恩而逮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  
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己者謹以  
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爲陛下陳之按本  
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  
閒雖有些小田段類皆硤瘠寒冷所入不多而  
經界官吏起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  
紹興年中守臣徐端翰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  
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  
輒私減之旣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  
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升作中等中田

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履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訴漕司爲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除之於山粗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特

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均稅其爲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爲端輔之所爲而後已爾未興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爲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後以上聞欲望聖慈矜閔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悉祈蠲免且乞專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



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議臣對補之說其言各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已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內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内外或有以蠲除爲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爲之限以傷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留聖意則彼妾庸淺俗之言自將深藏遠屏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進越妄言犯非其分不勝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延和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恠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

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  
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  
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  
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  
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  
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  
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  
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  
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  
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

謂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爲州縣已  
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  
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  
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  
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  
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  
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  
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  
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  
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

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望聖慈下臣  
此章特從其請旣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  
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  
幸取進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  
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  
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  
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  
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  
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

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

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

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

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

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癯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

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爲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爲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史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徂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爲聖政之累莫此爲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

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俸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俸銓量方許放上若守俸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負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



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爲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儉佞掊克之人輒爲

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爲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越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爲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旣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爲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

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  
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  
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  
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  
民如子疾痛苛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  
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  
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  
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  
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  
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  
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  
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  
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  
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  
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為雖  
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  
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  
為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

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  
聞其聞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  
慈特降眷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  
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  
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  
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姿奮大有爲之志即  
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  
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已任如是者二

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  
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  
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  
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  
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  
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  
模嘗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  
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  
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  
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

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  
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  
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  
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  
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  
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  
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  
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  
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  
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取

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  
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  
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  
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  
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  
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  
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  
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  
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  
聞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

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  
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  
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  
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  
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  
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  
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  
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  
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  
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

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  
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  
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  
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傲使嘉獎壯圖實若可  
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  
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  
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  
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  
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  
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

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治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

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

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取爲庸主而思屏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

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

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  
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  
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  
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  
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  
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  
世之後猶可以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  
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  
意與此略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上  
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  
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  
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取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  
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  
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  
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



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惘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

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湏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旣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

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它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

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湏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

以至于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言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漠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覺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

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蠢愚不識忌諱罪當万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託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闕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

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姿至愚  
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  
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  
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  
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  
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  
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  
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  
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  
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入之所以不可不學

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  
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  
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  
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  
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  
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

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

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驚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

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

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育孽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三

臣前任備真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略無所損以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爲計

臣近者嘗與漕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邈所  
申乞減添差負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  
略往往類此不唯官吏苟逆目前多方趨辦不  
暇爲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  
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  
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  
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  
不堪誅剝一旦屯結自爲擾亂而盜賊蠻徭相  
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  
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

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爲憂  
欲爲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  
奏聞今者旣蒙賜對又不敢不爲陛下下一言欲  
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  
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  
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取旨  
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其  
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  
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爲掛墻壁之  
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



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四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及起發即聞湖北僭人侵犯邵州界分及今年春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臣遂即日就道比及到官湖北已行進兵攻討賊氣漸衰遂就招降一向寧帖却據邵州守臣潘燾申到見得從前邊防全無措畫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燾所申頗有條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

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計已徹天聽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燾在任之日依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不迂先次申奏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并行劄下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使姦賊畏威邊民安業實一方永遠之利取進止

貼黃

臣昨招到僭賊蒲來矢等已赴安撫司公參徭人衰弱初無能解但恃險阻敢爾跳梁今已伏降則於事理不得不加存恤欲乞聖慈

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失大信庶幾異日復  
有此輩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行宮便殿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兵騎殘破之後剝落摧  
圯五十餘年不曾修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  
補砌已蒙朝廷支降度牒一百道賣到錢八萬  
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臣到任之初即  
行點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乾灰見在餘  
錢不多不足爲雇工犒設之費又元料只擬用  
本州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

役勞苦而其城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  
若盡修築亦無所用枉費工力初已剋定七月  
下旬起工而偶值小旱繼以霖雨旋遭國哀人  
情洵洵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緒所買乾灰費  
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又可惜故自登  
極赦後事勢稍定即別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  
城北面一帶荒迥去處量加裁減向裏別築蓋  
如此則不唯目今工力易辦將來萬一不測有  
警亦易防守但未及子細條畫而臣忽奉聖恩  
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

行下詳審計度如臣妾議有可施行即乞眷旨  
再給度牒雜募軍民促減北邊近裏修築乘此  
樂歲擇日興工亦為一方永久不虞之備取進  
止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  
萬物之靈置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  
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  
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  
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

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  
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  
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  
子蓄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  
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  
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  
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  
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  
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  
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

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令

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

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莫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惓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爲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彊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

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  
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  
不能自已自此為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  
以為獻伏乞聖察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  
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  
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  
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

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  
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  
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  
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  
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  
宮日外不以寒暑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  
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  
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脩遊  
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  
仰見陛下畏天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  
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  
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令  
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  
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  
之詔不爲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  
未見指揮竊慮當特所奏他事很多又無文字  
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欲望聖明  
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悟聖聰

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取進止

十月十日奉

聖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觀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  
詣行宮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然  
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  
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覩此闕失  
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踈遠不敢僭越昨晚  
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  
求善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

不能自己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  
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  
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  
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  
主抑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爲後世法程  
伏乞眷照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瘡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

之近侍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  
哉意者必以其祖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衆  
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  
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  
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  
自知以爲庶幾可以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  
負於陛下所以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  
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爲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  
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  
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



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  
昏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  
干陽德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  
省察若但碌碌隨羣解釋文義時時陳說一二  
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  
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  
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  
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  
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  
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

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  
聞有一日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  
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  
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  
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  
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  
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  
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  
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  
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

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然望忿切以生  
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  
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  
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榮  
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  
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  
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  
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  
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求巷園囿  
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

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榮感感移雖欲日親儒  
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亦將有所  
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  
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邇日  
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  
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  
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  
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  
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  
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

其間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閒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

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

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僭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

大正六年十月廿一日

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逼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凡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行責

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吏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

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  
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  
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  
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  
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  
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  
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  
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  
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  
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

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  
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  
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  
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  
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  
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  
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  
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  
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

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  
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  
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  
敢復冒昧輒形紙墨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  
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  
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  
俟罪之至取進止 乞留中

不受賀表下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  
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  
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  
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  
半夜前後其震尤甚八月半聞蜀中大震墻  
屋往往傾摧臣雖不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  
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明必  
有所為并乞眷照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

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  
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  
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  
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聞  
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  
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  
相遠者伏乞眷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日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聞都城之  
內忽有黑煙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  
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  
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  
臣竊思惟閒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  
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  
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  
豫復有此恠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  
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  
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  
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  
復興享國長乂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



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已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慄慄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閒以煩譴告而又申救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

至取進止

一本乞留中省覽一本乞降付三省樞密院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閒貼說極為詳備若令因侍經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

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至忙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閒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

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用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

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  
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  
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書奏薨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祧謂承重者法  
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  
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  
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  
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  
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

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  
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  
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  
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入  
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  
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  
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  
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  
一字不可增損也

乞修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

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開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街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講義

經筵講議

大學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爲教者  
有小人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是也大人之學窮理盡性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  
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  
仁義禮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  
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

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

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

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各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臣熹曰大

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

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親程氏以為字當作斷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之云爾言既能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



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  
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  
物者固無以全其所以生之全體矣惟得  
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  
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  
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  
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  
其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  
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  
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

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  
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  
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  
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  
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  
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  
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  
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  
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  
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

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  
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  
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  
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  
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  
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  
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  
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  
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  
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

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  
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  
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  
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  
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  
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  
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  
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  
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  
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

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

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後能慮慮而后能得

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

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思無不審得謂得其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

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  
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  
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  
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  
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  
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  
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  
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  
間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  
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

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臣熹曰明

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

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臣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

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

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  
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以脩之亦不可得  
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  
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爲自欺則  
心爲所累雖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  
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  
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  
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  
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  
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  
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  
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  
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  
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  
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  
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  
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識誠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

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臣熹曰壹

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也

臣熹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

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  
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  
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  
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  
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  
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  
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  
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  
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  
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

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  
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  
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常存  
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  
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  
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嘖  
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  
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  
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  
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



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爲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

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

臣熹曰克能也○有勝義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

太甲

曰顧諟天之明命

臣熹曰顧日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

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臣熹曰峻書依俊大也大德即明德也言克能明其大德也

皆自明也

臣熹曰皆謂自明已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

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

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

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

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

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

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

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

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

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

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

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

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唯不

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

明常自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

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俊德者人之為德未常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

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臣熹曰盤

也銘各其器以自戒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為人之洗濯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

略有間

康誥曰作新民

臣熹曰敷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

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臣熹曰言周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

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臣熹曰自

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

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  
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  
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  
身之潔而塵垢污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  
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  
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  
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  
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  
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

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  
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  
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  
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  
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  
染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  
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  
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  
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丁近而敬之  
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  
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  
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下寧之戒  
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  
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  
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  
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  
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

凡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槃莫不銘焉則亦關  
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  
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爲自  
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  
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  
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  
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  
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  
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  
其命惟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

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德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

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臣熹曰邦畿王者之

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

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臣熹曰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

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

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熹曰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緡緡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

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詩云瞻彼淇奧棗竹猗猗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僖兮赫兮

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棗詩祿綠猗猗美

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銘琢以推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繩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

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瑟嚴

密之貌僖武毅之貌喧詩作喧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詩作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

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愉鄭氏讀作愉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

能得至善之所往而又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

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

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

後民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雖已沒世而人思慕

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味嘆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

其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

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

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

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  
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  
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  
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  
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  
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  
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  
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

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  
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  
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  
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  
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  
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  
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  
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  
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



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  
爲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  
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  
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奧以下舊本脫誤  
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  
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  
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  
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  
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  
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

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  
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  
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  
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  
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  
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  
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  
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  
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

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猶吾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不同異於人也情實

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

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書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

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効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太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彊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

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  
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  
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  
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  
意也九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  
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  
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爲已害脫  
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  
日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  
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  
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  
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  
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  
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

程氏曰此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臣喜曰此句之上當有關

文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  
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

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爲何說其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

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

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

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

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絕而

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

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  
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  
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  
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  
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神變鳥獸  
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  
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  
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  
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  
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

曰言雖幽隱之中吾所獨知之地而衆所共見有如此者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熹曰胖安舒也言富則

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  
文誠意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  
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爲而  
欲爲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  
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自欺也  
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

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豪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豪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

擬議窺覷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也人心本善故其

所發亦無不善但以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爲自欺耳能去其私則



無不自欺而意無不誠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如惡惡臭惡之深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謙

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之地也

欺矣必謹其獨者所以察之於隱微之間不使其有物欲之雜而為自欺也小人間

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

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熹曰間居獨處也厭然

銷沮閉藏之貌小人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既實有是惡於

中也則其證必見於外徒爾自欺而不足以欺人也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敢不

加勉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熹

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

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

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為尤密蓋自

其為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

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

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

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

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

以能秉本執要躊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

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

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

慊而意識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譏而不使一豪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揜之則旣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

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豪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

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東夾室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第七室	第八室	第九室	第十室	第十一室	第十二室	東夾室
昭廟 高宗於此為昭廟	穆宗 欲遷穆宗於第六室而奉	顯廟 欲宗於此為顯廟	肅宗 欲遷肅宗於第七室而奉	睿宗 欲遷睿宗於第八室而奉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奉	廢此廟
神宗 欲遷神宗於第六室而奉	穆宗 欲遷穆宗於第七室而奉	顯廟 欲宗於此為顯廟	肅宗 欲遷肅宗於第八室而奉	睿宗 欲遷睿宗於第九室而奉	高宗 欲遷高宗於第十室而奉	廢此廟
廢此廟	廢此廟	廢此廟	廢此廟	廢此廟	廢此廟	廢此廟

自後漢高帝以來於廟制皆以東夾室廢世因之未有能改故堂之上殿神正其體主卑昭穆但有南其辨而無左右之別卒哭之後雖依左附主而還主之際乃從制而主夾室殊無意義又知古制神位廟則穆主不動穆之穆廟則昭主不動穆之去則每附室而奉高宗

第一室

禮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哲宗於此為穆廟

第二室

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徽宗於此為昭廟

第三室

穆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四室

神宗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五室

神宗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六室

神宗於此為昭廟

神宗於此為昭廟

第七室

神宗於此為昭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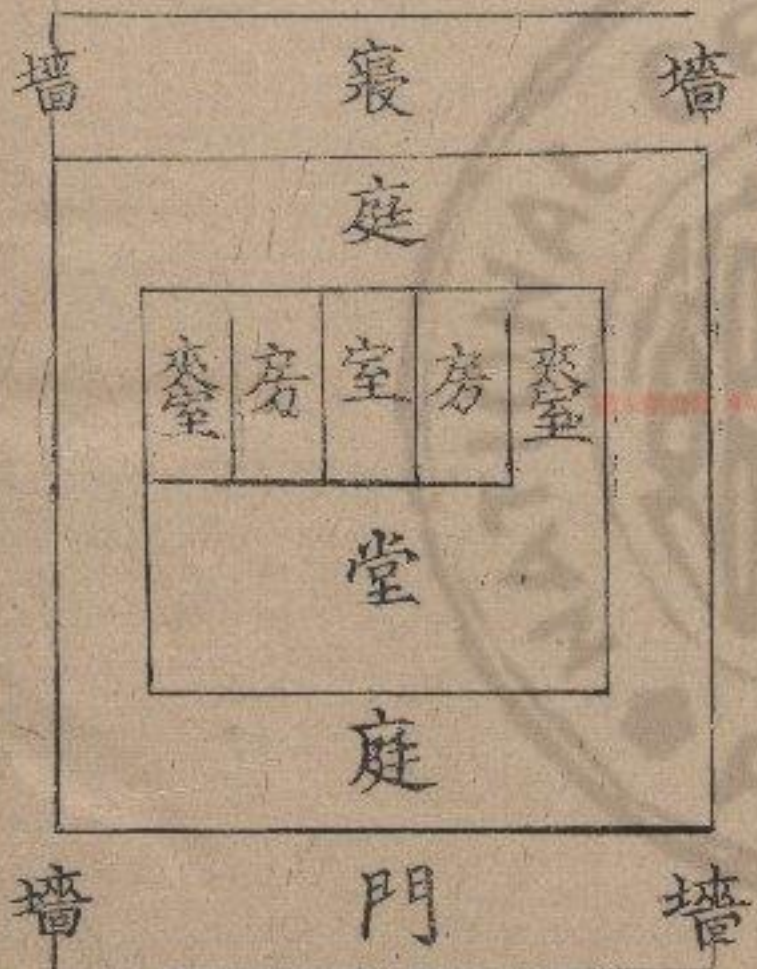
神宗於此為昭廟

見行廟  
室次第

今禮官等議  
今熹擬定

禮者檢祭皆於中  
以道統而於祭皆其  
此禮官等議其非  
命備片于論古制  
而而亦亦亦亦亦  
今日朝祭當於此  
不應在殿耳今禮  
就禮官等議其非  
及禮部能復先王  
則三昭三穆皆得  
而直祭於此皆宜  
至於太祖之天室矣

古廟制



祀廟議狀 井圖

一廿各為  
廟廟有  
門有堂有  
室有房有  
夾室有殿  
四圍有牆

古室北制



廟室之制  
皆如此其  
主皆在西  
壁下東向  
於則太祖  
東向昭南  
向穆北向

北向  
羣昭南向羣穆  
之室中后穆東向  
主皆合食於此廟  
諸德王及羣廟之  
于西夾室給祭則  
五世先公之桃室  
不在此以下至季十  
祀其太祖后穆而  
周人以此朝正堂室

今皆未合汁奉  
羣昭於仁宗之東  
于西夾室高宗當別  
宗徽宗桃室當別  
室高宗祀后穆而神  
室高宗祀太穆其東  
本朝當以此廟基  
桃室于西夾室  
武高宗主穆室以下  
周人以此朝正堂室祀

宗別於世室於仁宗  
宗世室之西夾室其向  
神樂藏於桃室于仁  
宗世室於太宗之東  
三宮當此則仁宗別  
徽宗高宗法居此下  
本朝當以仁宗神宗  
之西夾室  
桃則藏主於武世室  
下法居此下三宮當  
周人以此室主穆室以

昭世室

昭宮一

昭宮二

昭宮三

春秋傳曰周公稱太廟魯  
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  
者世世不毀也今按此魯

孫毓云諸侯之廟外為都魯太  
祖在也二昭三穆以次而南今  
按此雖諸侯之制然天子之廟

制也然禮曰魯公之廟文  
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  
也則天子之制亦如此矣  
亦當如此但三昭三穆而宗無  
數爾其遠廟門室室又數壇  
之制已見前圖

穆世室

穆宮一

穆宮二

穆宮三

本朝當以比廟正堂  
室祀穆祖而順廟  
三祖之廟藏于西  
室拾餘並如周制而  
偏祖東向順廟穆祖  
大宗仁宗神宗徽宗  
高宗皆南向異其  
祖其宗英宗哲宗  
欽宗孝宗皆北向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  
祀至而成王昭王  
宗祀藏于西  
夾室  
本朝當以其正堂室  
祀太祖而高宗英宗  
哲宗欽宗孝宗皆  
當於藏西夾室  
今當奉其宗英  
宗至藏此

周人以此廟正堂室  
祀至而成王昭王  
宗祀藏于西  
夾室  
本朝當以其正堂室  
祀太祖而高宗英  
宗哲宗欽宗孝宗  
皆居此下三宮當  
遷則藏于太祖  
殿之西夾室

見行檢其位

此禮當於堂  
今禮官所議檢其位次  
三行之其始非及諸  
禮之末也非禮也

今禮官所議檢其位次

此圖所撰或檢於夾  
室前或於別廟  
而太祖必給於太廟  
之堂上皆非禮也

徽宗

東

高宗

高宗

東

崇孝

英宗

神宗

神宗

仁

崇孝

真宗

仁宗

仁宗

太祖

崇孝

宣祖

西

大祖

太宗

太祖

崇孝

順祖

西

大祖

宣祖

太祖

崇孝

今擬定祫享位次

此圖今以朝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太廟堂上行禮俟他日改立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具位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  
 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竊詳羣  
 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  
 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  
 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于  
 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  
 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  
 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  
 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



視之如正殿之視朵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  
以朵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  
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  
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  
祖神坐之背而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  
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  
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  
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  
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  
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

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  
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  
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  
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  
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  
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  
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  
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彊弱於冥冥之  
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躑躅不知  
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

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桃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

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郃而不密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

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  
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  
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  
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  
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  
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  
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  
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  
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  
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  
爲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  
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爲穆其祧主  
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  
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  
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  
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  
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  
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  
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  
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

而於禮爲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禘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誦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誦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誦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

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禘則所誦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喜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喜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真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  
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  
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  
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  
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熹狀中  
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  
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  
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  
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  
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此  
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彊析太祖  
太宗各為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  
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  
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  
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  
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  
而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  
乞詳察

熹既為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  
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

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  
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  
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  
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  
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  
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  
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  
世俗之儒喜竊詳順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  
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  
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

■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彊弱之心雖於祖  
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  
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  
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  
議隅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  
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  
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  
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  
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乞詳察

面奏祧廟劄子 井圖

舊制

今議

臣熹擬定

九世 欽宗 高宗

高宗 世室

八世 哲宗 徽宗 孝宗

欽宗

七世 神宗

欽宗 高宗 徽宗

六世	英宗	哲宗徽宗	哲宗
五世	仁宗	神宗	神宗
四世	真宗	英宗	仁宗
三世	太祖太宗	仁宗	太宗
二世	宣祖	真宗	太祖
一世	僖祖	太祖太宗	僖祖
來室	順祖翼祖	僖祖順祖翼祖	順祖翼祖
			始祖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違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奏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其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柩啓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緯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



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  
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  
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  
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  
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  
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  
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  
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  
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  
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君光等之賢而

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  
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  
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  
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  
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  
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  
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  
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  
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  
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

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  
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  
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  
幸甚取進止 乞降付尚書省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  
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  
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  
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如祖  
之此亦惑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

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  
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  
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  
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  
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  
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  
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  
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

事宗廟決定疑感至孝至明非羣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降付尚書省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爲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反復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胡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誚若必不欲降出

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之爲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遷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爲初室將來祫享即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爲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過於享日即居東向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爲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

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爲百世不遷之廟將來求不祧毀庶幾存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滅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月 日閏十月 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殯宮覆按使孫逢吉狀定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

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前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外臣竊有愚見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聞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

苟簡唯欲附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必得其  
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  
偏灰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  
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  
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  
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爲言藏也所  
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在房之  
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  
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  
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

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  
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  
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  
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  
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  
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  
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  
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  
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  
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

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  
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  
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  
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  
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  
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  
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  
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  
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  
先論其主勢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

亢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  
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  
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  
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  
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  
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爲  
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  
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繆不  
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  
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

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  
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  
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  
薨謝若言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  
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  
必爲禍矣何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  
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  
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  
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  
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

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  
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  
謂新定東頓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  
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  
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  
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  
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  
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  
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  
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

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繆妄  
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  
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  
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  
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獻皇后已用  
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  
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廵路  
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  
空處即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  
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

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吏  
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割矣是又安能  
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  
可柰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  
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仄於此數步之  
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  
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  
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  
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  
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



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

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核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

小十三  
樂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付尚書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聯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狀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

第一狀

臣誤蒙聖恩竢罪備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

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苴無有根蒂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統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寬仁勤儉恭已愛民四

方遠近凡以病告無不惻然與念即賜復除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歲數千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巧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慘怛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爲對補之說以逆沮遠近祈恩望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充那以紓民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

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求無蘇  
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剜肉補瘡  
以欺天罔人不惟無益而或反以爲害不惟仰  
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爲  
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眷  
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  
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  
錢二千九百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爲甚費而  
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  
懇皇恐俟命之至

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自六月以  
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  
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逐縣精加  
祈禱去後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  
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  
兩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  
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  
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  
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

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外  
須至奏聞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觀本軍今爲久闕雨澤旱田早損已依準  
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  
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  
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  
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  
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  
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

萬餘貫揆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糶米五  
萬石又拖欠兩年前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  
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  
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  
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  
狀無以感搭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効今則早  
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  
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云乾道七年之  
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  
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刈薄征賑

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  
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  
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斛斗  
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  
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  
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眷旨許依分數放免稅租  
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  
備賑濟則一郡軍民庶幾不致大段狼狽冒犯  
天威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管下諸鄉  
自春夏以來雨澤少愆尋行祈禱於五月中旬  
已獲感應稍稍霑足遂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種  
至六月上旬以來又闕雨澤及遍詣管屬靈跡  
寺觀神祠諸處淵潭取水建置壇場依法冊祭  
龍及修設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禱自後未獲  
感應其管下民戶陂塘所積水利雖車卒注陰  
禾稻緣乾亢日久兼又風色滲漏是致民田多  
有乾槁不通收刈見不住據人戶投陳旱傷不  
絕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

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據星子都昌建昌縣  
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  
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  
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有田  
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  
委官檢視本軍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  
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具錄奏聞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糶賑給狀

臣熹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  
棄捐超資越序付以千里民社之寄德至渥也

而臣亡狀不能悉心營職宣布寬恩馴致旱災  
害及民物雖已嘗具奏聞及申省部諸司乞行  
賑救今來竊聞接濟飢民事常平司已行措置  
惟有軍糧一節利害尤爲不輕而未聞諸司有  
所措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罪無所逃湏至昧  
死再有陳奏伏望聖明俯垂臨照臣契勘南康  
軍受納人戶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  
遞年科撥並充上供起發而本軍官吏軍兵一  
歲糧廩計當用米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  
無科名支撥從來只於人戶輸納苗米多收加



耗高量斛面及侵支漕司科撥未盡米斛應副  
支遣昨於淳熙五年內奉聖旨令人戶自行把  
槩見青交量每斛已減斛面二斗及臣到任訪  
聞民間猶以所納爲重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一  
斗所入之數旣已不多然若無水旱災傷非泛  
支遣更以別色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僅免曠闕  
今者不幸遭此旱傷差官檢放雖未見得分數  
多寡然以目所見參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及  
三四分竊慮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米頭數不  
多當此凶年所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

即本軍官兵所支糧廩委是並無指擬夫民飢  
猶能流移逐食軍兵旣係尺籍從來仰食於官  
豈容一日有所欠缺臣旣淺短無術可爲旬月  
以來晝度夜思以至成疾雖已略控危衷陳乞  
罷免然念州郡事勢日就危迫又有萬倍於一  
身者若不力告朝廷早爲之所而但偷爲一身  
之計自求安便則其上負陛下拔擢任使之恩  
雖復萬死猶有餘罪故不自揆其踈賤輒敢復  
具情實冒昧奏聞欲望聖慈哀憐遠方軍民遭  
此旱虐凜然日有溝壑之憂特降眷旨許留淳

熙六年殘零未起米綱及七年合起米綱並充  
本軍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其賑糶米錢候將  
來收到別隨綱運解發庶幾一郡生靈若軍若  
民皆得以保其螻蟻之微命共感天地造化無  
窮之恩更乞憐臣所患心疾不堪思慮又苦脚  
氣不任步履早賜罷免仍催已差下人石點不  
候般家接人疾速前來之任使臣得與病還家  
待盡餘息則臣之私計亦為幸甚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貼黃

照對本軍淳熙六年米綱未起僅五千石今  
年苗米且約減放七分即所餘合納米不過  
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若蒙聖旨盡行撥  
賜亦不為多又況賑糶米錢將來續次發納  
即其實支之數愈更不多此在朝廷至為微  
末而可以救活一郡軍民之命誠非細事伏  
乞聖照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具位臣朱熹

伏觀本路安撫使司牒備奉御筆指揮頗聞

雨澤愆期有妨農務仰本路帥守勤恤民隱  
決遣滯獄嚴禁屠宰精加祈禳若未感格即  
具奏聞當議降香前去期於必應俾雨澤霑  
足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怠臣伏讀聖訓  
有以仰見陛下畏天之誠愛民之切雖成湯  
桑林之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此其盛德  
也臣幸以愚賤獲奉詔旨謹以謄寫播告質  
之幽明仰憑威靈屢獲感應但其雨澤不至  
浹洽均勻目今正是早禾吐穗結實之時尚  
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湖北淮西等路例皆

枯旱將來不幸或至荒歉即雖移民移粟之  
小惠亦無所施臣是以夙夜憂惕不遑啓居  
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爲二策具以奏聞如  
有可採乞賜施行庶幾有以導迎和氣銷去  
旱災仰寬陛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  
犯天威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  
如后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已遵  
稟施行訖然臣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  
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

本傷則支幹凋瘵而根抵蹶拔矣推此言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賦偏重嘗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到三縣夏料木炭錢科細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炭錢近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二千貫訖獨星子減稅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漕司漕司委官

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多方沮難未容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生安土求為王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欠官物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額逃閣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匹兩其他大郡抑又可知

其間所欠雖復名色多端然而皆是赦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唯仰虧帝王大信而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填備則州縣無所從出必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沴爲害不輕臣愚欲望聖慈特推曠蕩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于欠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違詔輒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委自三省看詳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遣其被苦人戶亦許徑赴登聞鼓院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達民情上通可以感格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稟施行訖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謹

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  
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  
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  
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  
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  
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  
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  
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  
劫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  
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

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  
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  
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  
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  
爲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  
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  
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  
臣一負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  
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  
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

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借充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  
夏稅錢帛狀

臣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內循狂妄伏俟誅夷不謂聖恩即垂開允臣與闔郡千里軍民鼓舞相慶仰戴天地父

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墮首誠不足以仰報萬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須至冒昧以聞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糴不免擅行兌

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  
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  
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赴此米價未起之  
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  
賑糴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  
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  
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臣  
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敢冒  
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本軍  
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  
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餓餘民得保  
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輒將上供官錢借兌糴  
米之罪敢不俯伏恭俟朝典伏乞聖慈併賜施  
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懼懇切之至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準尚書省劄子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朱喜奏  
爲今歲旱傷除接濟飢民一事常平司已行措  
置惟有軍糧歲用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  
無窠名支撥乞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并  
今年苗米檢放外餘數乞盡行撥賜充軍糧及



賑糶賑給支用奉聖旨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將所部州軍應管常平義倉錢米通融寬數支撥外更許本軍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並皆盡數存留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內糶到價錢令項椿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使其淳熙七分來候見得實旱傷分數別行申取朝廷指揮本軍除已遵稟施行外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到檢放通計八分四毫四絲所有今秋苗米管催四萬六千五百餘石除放八分四毫四絲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外合納米九千九百餘石竊緣本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政使盡蒙撥賜上項米斛其於歲計尚闕支遣若於數內更令發起即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欲望聖慈矜憐孤遠特許盡數支撥上件放外苗米與充軍糧則一郡軍民不勝幸甚伏候勅旨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

依所認數目椿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  
後續準行在尚書戶部符九月十九日辰時準  
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昨  
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  
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  
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  
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詣實保明申朝廷依  
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  
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額補不理選二千石  
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四

千石補承信郎

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奉

五千石補承節郎

知係進士補迪功郎

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遂恭稟行下

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  
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  
今據都昌建昌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  
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四名各情願  
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飢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  
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椿  
管米斛伺候本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  
轄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的實賑過米數別

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臣熹昨於淳熙五年準勅差前件差遣續奉聖旨令臣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次年三月到任至今年三月已係成資方欲等候替人前來交割職事即依元降指揮前去奏事忽於三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陰臣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自顧踈頑已試無狀荐蒙任使恩重命輕未敢遽有辭避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緣爲替人未到準法未得離任其

元降奏事指揮又緣已有前件恩命兼臣見患心氣精神不全思慮應對動有差錯不敢前詣國門聽候進止外伏念臣愚賤踈遠在任二年凡所奏陳多蒙開納甫及終更曾無績効又蒙聖恩有此陞擢臣雖至愚然早服父師之訓其於君臣大義與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粗亦識其梗槩豈不願得一望天日之光少罄平日愚忠之萬一顧以衰頹不獲自盡退就田畝死有遺憾惟是今任職事尚有合具奏稟事件不免具事狀條畫以聞而總其目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臣熹狀奏爲本軍星子縣稅錢太重欲乞  
直降睿旨特賜蠲減事

一臣熹狀繳連本軍狀奏爲勸諭到稅戶張  
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共承認米一萬  
九千石賑濟飢民給賜了畢欲乞不候諸  
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推恩事

一臣熹狀奏爲乞降指揮淳熙七年被災之  
郡不得催理積欠及將倚閣夏稅特與蠲  
放其上三等戶零欠夏稅亦與多作料次  
逐年帶納事

一臣熹奏爲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頒  
降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  
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國子監九經注  
疏等事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逐一施行不  
勝幸甚臣瞻望闕庭無任慕戀祈懇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謨蒙聖恩埃罪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  
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

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腐草浮萍無有根蒂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

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旣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慘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嬰鈇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充那以紓其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

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眷旨將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放蓋其所指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千餘四錢二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毛而可以少寬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皇恐俟命之至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

貼黃

奏爲本軍勸諭都昌建昌縣稅戶張世亨劉師與進士張邦獻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飢民米斛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椿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不能周給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戶部

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  
中書門下省檢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  
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  
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  
上户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詣實  
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  
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  
選將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  
仕郎聽四候到部與免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  
短使一次符本軍疾速施行

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承認賑糶米數  
之人如願將米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  
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  
申數內勸諭到元認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與  
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各情願承認米依格法  
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  
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迪功郎稅戶劉師  
與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昌縣待補太學生  
黃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各乞依今降指揮保  
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椿米

伺候給曆付飢民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  
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  
闕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  
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  
六口本軍各印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  
當職官給散付人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  
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  
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  
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剋乞覓之

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令抄劄到闕  
食人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  
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屬縣  
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米及  
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  
民艱得錢收糶米斛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  
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  
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  
認賑濟米五千石湊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  
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



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脚夫舟船裝載發  
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  
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  
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撮筭  
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  
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  
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  
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  
迪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  
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

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  
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差委  
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  
縣覈實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米  
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勘會  
得張世亨劉師與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  
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  
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  
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  
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

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與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與黃澄祇受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契勘本軍管下去秋種麥甚廣春初亦極茂盛續次訪聞近緣雨水頗多大段傷損民間養蠶亦緣雨濕桑柘不至十分成熟伏乞

聖照

臣契勘除上項張世亨等四家米數已行支散了畢外續次訪聞都昌縣下尚有漏落人戶未曾賑濟除已帖本縣知佐審實用義倉米支散去訖伏乞聖照

貼黃

奏爲乞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等賑濟早賜依格推賞奏聞事

右臣昨奉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

本軍人戶黃澄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累具畫一奏聞去訖近緣春初風雪寒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帖諸縣將上件米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爲半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旣免於飢餓流離殍厄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誑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申本路監

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不力爲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爲沮卻則不惟使臣得罪於民亦恐朝廷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本軍不免別具狀奏欲望聖慈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早賜處分依格推賞庶幾民間早獲爲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爲永久之利

臣不勝大願其本軍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三

右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竊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

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瘠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爲揀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饉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

復其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  
但見其尚能耕懇田疇撐拄門戶而遽欲責以  
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  
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  
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  
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所  
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  
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荐  
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

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懍懍已有狼  
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罪察臣之言亟  
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  
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  
等入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  
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  
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  
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  
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疎遠不當妄有  
陳奏竊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

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  
無以仰稱萬於是以致不盡其愚冒瀆天威  
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四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  
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  
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  
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  
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  
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

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  
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  
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間燕講學之  
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  
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罪其  
大如此駭懼震懼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  
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  
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  
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

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闕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爲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眞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爲額仍詔國子監仰慕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褒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勅賜嶽麓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臣熹等契勘阿馬旣與外人通情密謀殺夫自

是不容旁有知證本不敢具案聞奏今準提刑  
司牒須至具奏謹按本人所犯隳絕三綱情狀  
慘酷聞之猶可酸鼻竊慮有司因循常格擬從  
減等之坐有害風教事體不輕欲望聖明洞察  
特依常法以警昏愚以正邦法臣等不任大願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飢民流移闕食甚  
衆恭稟聖訓寅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  
縣人戶不任遮道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  
即已措置專設一局見令呼集耆保鄉司專委

本府當職官敦請鄉官重行隔別審實其在城  
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  
廂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  
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  
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下本  
府與縣令佐約束停房店舍不得多收賃資并  
津渡邀滯仍遍行收拾病患飢困及遺棄小兒  
就寬闊寺院安著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藁  
薦給衣襖之類修合藥餌醫治煮造三兩等稀  
稠粥次第救助仍委請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



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日據馬林等投狀稱是嶮縣人事移在本府第一廂居住闕食飢餓內有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已是飢餓日久十分羸困終到不久即便倒死臣即令醫人用藥灌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到本廂官武翼郎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劄供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先來承受本府牒委及承臣送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報應本官委是不職難以存留在任臣除已先將賈祐之牒紹興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降

著旨重賜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  
狀

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遭值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漏落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到比舊計增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里之大小戶口

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割不甚子細而又涉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飢民之數日有增加因此數考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數其爲欠闕數目尚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子等錢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撥外即計逐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餘貫其餘準擬諸縣申到再割人數別行均給者共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

石而已事勢危迫不免逐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牒紹興府措置運糶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割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下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況當來計料糶濟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麥之

熟否姑置未論止許住罷至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爲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旣已養之數月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於減米增賞雖已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

換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拘攣緘嗇之議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措畫糴濟而復於此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詔有司直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喚上當廳祇受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爲

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作百五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共掌管交到米斛即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四合而逐縣續有割到漏落戶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既有以卒究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飢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萬餒鬼於地下欲望聖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寃債歸骨故山亦千萬幸甚披心瀝血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採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

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  
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為稍熟然亦不及  
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嵊縣旱及  
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  
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  
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  
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  
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  
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  
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

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  
莩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  
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  
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  
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  
賤而以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戶無錢舉貸則上  
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  
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  
齒飢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  
無人色扶老携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

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户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猶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闕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既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為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

萬

四十萬計稔歲所歛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  
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  
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  
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  
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二百六十萬石而  
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  
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  
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  
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  
指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

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  
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  
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力計之日之所得固  
已不過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  
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  
不忍生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  
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  
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  
當為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  
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

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採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顛升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罪之至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飢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食昨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郎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巡歷到嵊縣點檢據嵊縣主簿迪功郎葉梓申承本縣差往三界鎮交量密克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令親隨斗子葉吉等徑自用斛行槩意在虧減升合兼其米盡用糠泥拌和却乃倚恃本府指



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船梢合于人作弊緣此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彥等列狀陳訴密克勤押到米蒙告示前去般擔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石少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篩數內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并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一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飢民給賜米斛德意至

爲深厚然以臣所見岷縣一帶飢餓之民羸困瘦瘠宛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密克勤乃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踐使飢餓之民不得霑被實惠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逐急用岷縣斛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管密克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送獄根勘取見著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副賑濟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紹興府巡邏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飢民其作捺湖堰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少七日至嵎縣八日至

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道裡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嵎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

去年稍得收成去處却見令佐鄉官稱說  
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  
嵯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  
通判劉俱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  
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  
尚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俱及本縣催  
促赴場增添人戶每戶除單丁外更與一  
口收糶及有人戶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  
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連狀奏乞  
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

兼廢農工已逐急於給賜錢內借撥三千  
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尚恐數  
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拯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  
大抵婺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  
縣措置亦似稍有倫理伏乞睿照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臣巡歷到婺州界一路飢民頗少本州見將元  
撥賜米及勸諭到上戶米斛置場糶濟逐日煮  
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

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必親臨視閱其文曆校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場本場即無人在彼糶米據貧乏人戶俞九等列狀哀訴本鄉田產盡賣與豪戶朱縣尉去年荒旱本縣給曆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場糶朱縣尉米養濟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般米到來致一村人民飢餓其朱縣尉爲見行司到來却於沿路散榜詐稱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陳訴朱縣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即與朱二十一

場隔遠二十餘里本人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及濕潤糶碎糙米及將人戶官給曆頭擅自批鑿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收下曆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戶周揚朱子智等衆狀告訴朱縣尉典買產業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產之家抱空代爲送納臣尋令人暫喚朱縣尉取問本人倚恃豪強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尉迪功郎陸通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戶居屋三百餘間倚恃豪勢藏隱在家不伏前

來竊緣本人家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  
本州追發亦復不到臣照得朱縣尉係修職郎  
朱熙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畝物力雄於一  
郡結託權貴凌蕙州縣豪橫縱恣靡所不爲本  
縣昨爲第十二都無上戶米斛可糶就近分撥  
本人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家置場糶米其朱  
熙績輒敢欺凌縣道不伏發米前去泊至臣巡  
歷到彼又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得  
一場糶米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  
尅升斗虛批曆頭姦弊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  
文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來就食  
者反爲所懼狼狽而歸凡其所爲無非姦狡切  
害之事及至官司呼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  
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朱熙績重賜黜責以爲豪  
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巡歷婺衢揀荒事件狀

臣昨按視紹興府嵛縣諸暨縣已具事目奏聞  
訖續於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  
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當

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內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爲稍輕大槩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飢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尚恐其所有錢米不

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糶米糶濟伏乞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時州郡吝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豪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歲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

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  
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俞七俞八作過去  
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逼替吏  
民解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  
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  
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員  
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兒驗支給  
伏乞睿照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  
程當一一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納即降眷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郎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爲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



在政路曲爲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爲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旣遭旱嶧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旱田之旱例不爲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減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

充飢腸羸瘦萎黃非復人貌歲前兩寒死亡已多而李嶧恬然略不加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米斛共六萬石不爲不多而至今日又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民間諸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况於窮民何緣得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也臣旣奉聖訓詢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以聞伏

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今有合具奏請事件謹具下項

一臣昨爲紹興府米斛有限飢民日衆向後日月尚遠竊恐無以接續糶濟仰貽宵旰之憂曾具奏聞乞再給會子三十萬貫又盡推去年賞典半減度牒米數至今日又未奉進止今到衢婺見得兩州元係災傷稍輕去處而糶濟之備可接初秋紹興係災傷最重去處而糶濟之備反不能盡春

月將來青黃未接必致狼狽無可疑者欲望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處分庶幾有以接續糶濟不棄前功不勝幸甚

一臣昨到婺州爲見豪戶修職郎朱熙績不伏糶米抵拒官司曾具奏聞乞賜行遣今據婺州申到本人居鄉豪橫不法事件條目猥多不敢復具奏聞已條具申尚書省去訖其人多貲力能使鬼伏乞眷斷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

江浙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謹已即時行下州縣遵守施行去訖續據紹興府新昌縣申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臣亦已申省欲乞明降指揮未奉回降今來巡歷見得州縣奉行果是互有不同蓋有以今年以前為七年者則八年四

等五等夏秋殘欠依舊催理有以今年以前為八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悉已住催蓋緣本文未明致此差互臣亦未能別其是非然竊以謂治財思子寧過於厚渙汗之號有出無反欲望聖慈明降指揮將八年四等五等殘欠併行住催仍乞令臣督其奉行不如法者庶幾雨露之澤均一霑被不勝幸甚

一衢州守倅並各任滿在即欲乞特降指揮催促已差下人前來赴任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令臣詢訪最多處按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不實而衢州爲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爲尤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孜覈實逐官自當從實檢視減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爲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欺罔減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

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雨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逐人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乞賜鐫削狀

臣昨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由臣前

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目  
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之罪  
已在不赦之域加以蹤跡孤危風采銷奪竊恐  
無以號令州縣卒副使令顧獨惟念飢民生死  
之命在此數日之間恐勤宸慮未敢再乞賜罷  
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次鐫削候救荒  
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公議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  
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狀

臣恭被聖恩復祗官次今有職事須至奏聞謹

具下項

一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  
傷比之紹興分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  
富實賑恤之備足至秋成惟紹興府災傷  
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是非常狼狽而考  
其後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  
麥未登之際尚有闕乏之患而下田之麥  
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之望  
其豐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為兩月之  
計五六月間青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

勞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處置竊恐復有  
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爲措畫  
則臣昨累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  
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者已蒙節次施  
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臣投狀陳  
乞獻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  
一<sub>二</sub>家亦欲陳獻此亦可見不吝恩賞之  
效今若更賜指揮催促省部盡行推賞使  
無一戶之遺然後鏤板開具頒下諸州廣  
行曉諭則其慕而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

也其二乞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十石  
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致米斛蓋度牒  
本價止四百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  
飢民乃爲得策不當反高其直使曠日持  
久卒無所售以誤指準也其三則臣嘗與  
帥臣王希呂同奏再乞撥賜錢會三十萬  
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厭之請宜不足  
聽然紹興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  
相傳以爲數十百年所未嘗有而陛下所  
以扶持救恤恩勤備至亦數十百年所未

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言其幸得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爲終惠之計而使之旬月之間頓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非有鼓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數十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況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米日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爲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乞若蒙聖慈依數撥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遣不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爲後日之儲其利尤不細也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誤事然臣尚慮麥前急闕收糴未辦獻助不多有失調救竊見本路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處欲乞特降指揮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爲利便

一臣昨具奏乞照應元降指揮明降眷旨住催淳熙八年四等五等殘欠官物未蒙施

行而後來戶部勘當止將淳熙七年終殘  
欠住催於是州縣日前雖已將八年秋米  
住催者皆復追催其未放者則其催督愈  
益嚴峻臣於此時適以俟罪不敢復有陳  
論然竊獨病其深失朝廷命令之體其後  
乃聞軍器監主簿李嘉言請以臨安餘杭  
兩縣四五等戶八年苗稅比附徽饒州例  
亦行住催而陛下可之則又有以知凡此  
戶部之所行者皆非陛下之本心也蓋所  
謂四等五等戶者非他也乃今日蒙被糶

濟之飢民陛下所為焦心勞思傾困倒廩  
而拯之於溝壑之中者也夫以救之如此  
其悉而猶常慮其有所未至其肯使州縣  
之吏追呼禁繫加以箠撻而速其死亡也  
哉況今本路災傷紹興為甚比之徽饒兩  
州臨安餘杭兩縣事體有甚不侔者若蒙  
矜憐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  
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  
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  
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



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  
成日併行帶納則初不失縣官之入而足  
以少寬飢民目下之迫免致流移死損不  
勝幸甚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  
限起催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  
民飢餓幸賴聖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  
日二麥既已成熟民之幸免於死亡者亦稍蘇  
息全藉官司存恤休養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

縣第四第五等人戶列狀陳稱災傷之餘生理  
未復竊恐和買役錢夏稅綿縮準例起催乞特  
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人戶夏稅綿縮係是  
朝廷常賦難以放免外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  
十五日竊見下戶今春乏食養蠶甚少二麥雖  
熟亦只得供給口食尚慮將來青黃未接更有  
闕食之患所有稻田又方蒙聖恩借給秧本始  
得布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或依限便行起  
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之擾却  
致逃移欲望聖慈特降眷旨將紹興府最荒蕭

山諸暨嵯縣會稽山陰五縣第四第五等戶合  
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與展限兩月起催庶幾  
新穀成熟之時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戶自  
從常年條限催理如蒙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  
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飢餓羸困之人  
誠爲兩便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觀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  
山諸暨會稽山陰嵯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

爲去年水旱最甚可將第四第五等人戶合  
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並特與展限兩月起  
催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從其便仰見  
陛下愛育黎元天地父母之意臣竊慮州縣  
奉行不虔仰稽睿澤即已鑊版多印小榜散  
下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聞本路被災  
州縣知通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  
力已蘇遽於此時催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  
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於溝壑之憂而一  
旦便罹追呼決撻囚繫之苦甚可哀痛況今

疫氣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臣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最重州縣如紹興府衢婺州且據今年合納官物照應三限條法勸諭人戶及時送納其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庶幾飢餓餘民得以存活其溫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為樂歲并乞同此指揮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搔擾則一路生民蒙被德澤不勝幸甚臣以

狂妄曲荷優容偶有所聞不敢不奏累瀆天威臣無任戰栗俟罪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具奏乞依前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奏將本路獻助糶濟米人戶比乾道七年糶濟賞格特減米數之半優與推賞已蒙聖恩開允特降指揮依臣所乞將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糶濟減半推賞臣當即恭稟施行節次勸諭到婺州進士陳夔

等各赴本司及紹興府入狀情願獻助米斛本  
司與紹興府各已差官交量或已就行散給去  
訖臣已與安撫轉運司連名具狀申尚書省及  
戶部乞依乾道七年及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指揮推賞外今來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  
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  
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合得官  
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為勸  
諭實為利便開具逐人所獻米數合補官資畫  
一下項

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準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  
郎

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準淳  
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  
學

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準淳  
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  
學

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準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

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照對臣昨據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密一申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適當荒歉之後財計匱乏別無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於豐儲倉內更給助米二萬石以濟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餘石未有指擬逐急於常平義倉米內權行借充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賜處分施行外申本司照會本司契勘衢州見管常

平義倉米數不多其災傷之餘尚慮新陳未接之際細民闕食準擬接續濟糶設欲借充自合申聞朝廷聽候回降又不聞本司知覺輒行擅借四千餘石支散官兵有違條法遂申尚書省乞劄下根究監勒本州擅支借官吏照數補還元舊窠名椿管去後又據衢州申再行借充義倉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糧米本司契勘衢州設有欠闕即合措置於別色米斛應副今來本路州軍見管常平米數不多本司尚且申奏朝廷乞給降錢會收糴若或容令州縣違法侵撥萬

一不測有誤指擬再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依法施行如是本州軍糧委實欠闕即乞別行應副去後未蒙劄下近覩已降指揮衢州守臣已行放罪臣伏緣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臣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久長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今衢州當職官不能計度軍儲應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儲蓄之備以爲一時

之用雖原其情實未必有他情弊而隳廢法度耗散儲蓄漸不可長故臣昨來不欲便具奏劾只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依法施行意謂朝廷必須薄行責罰以戒後來今乃一無所問亦不略行戒約即在本司何以約束諸郡況今來旱勢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轉運司差出官員自彼回來談城中米價已是七十文足一升兼本州水路淺澁卒難般運他處米斛將來糶濟全仰見管常平義倉米斛尤宜愛惜不可違法妄有侵耗欲望將本州當職官吏略加責罰或

念其委實欠闕軍糧即乞朝廷別行應副嚴行  
約束今後不得輒將常平官物妄有侵支實為  
久遠之利伏候勅旨

奏蝗蟲傷稼狀

簽黃

奏為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入境臣親  
到地頭田間看視委有咬傷稻苗今與知紹  
興府王希呂詢訪祈禱打撲焚燼奏聞事

具位臣朱熹

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

蟲頗多即遣人走探昨日據所差人孫勝回  
報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  
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  
稱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蟲  
二色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乘  
船出門向曉至蝗蟲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  
十七都同會稽令尉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  
蟲大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  
結實者莖葉皆為咬傷其已結實者穀苗皆  
為咬落委是為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

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埋瘞  
本司亦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  
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七石三斗八升五合  
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  
瘞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御筆回奏狀

御筆

覽奏知紹興府界蝗頗爲災朕心憂懼今不  
欲專遣使人降香二合付卿等宜即虔潔分  
詣祈禱及聞蝗之小者滋育甚多可更支賞  
召人收捕務速殄滅毋使遺種以爲異日之  
害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具位臣朱熹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  
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  
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  
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  
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  
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



醮祈禳又發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  
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  
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  
員同縣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至月  
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升六合  
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  
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  
縣寄居與投詞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  
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子細從實  
相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  
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爲本路所管衢婺等六  
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  
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備賑恤正緣  
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遂州縣  
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  
五日起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  
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嵒縣山間望婺州界  
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  
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竊聞旱蝗之災過貽聖慮夙夜焦勞至忘寢味臣雖踈賤不勝感泣震懼之至今此前去災傷州郡敢不究心竭力周爰咨詢庶有以仰稱明詔之萬一但前奏乞錢數事欲望睿旨早賜施行臣雖未到諸郡近日提刑傅淇張詔自彼來歸其言所見委實災傷至重尚慮臣所乞錢數少不足周給臣緣未經目見不敢再具懇請且乞早賜指揮依臣前奏應副施行庶幾前路所到州郡便可布宣德意措約收糶以慰飢民之望若不得此實無措手之處將來坐視陛下赤子流離溝壑臣雖萬死不足贖罪伏乞聖照

臣去年到任已是深冬狼狽急迫措置不辦只得將所蒙給賜錢米計口分俵誠爲可惜今來雖是災傷然日月尚寬足可措置臣已行下逐州通判檢計有合興修水利去處將來廣募飢民給食工作唯是老弱殘疾婦女之類無依者方與賑給庶幾不至又似去年虛費官物伏乞聖照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

是位臣朱 熹

右臣昨爲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  
申尚書省乞爲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  
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  
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  
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  
勝感激願效愚忠願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  
清光罄竭血誠庶禔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  
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

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  
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  
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爲  
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  
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爲此實安危治亂之機  
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  
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  
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  
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  
精誠感通轉禍爲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

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而詔戶部  
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  
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  
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  
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臣蒙恩  
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爲陛下言之觸犯  
天威恭俟夷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旱傷比之它郡衢州  
尤甚將來細民必至艱食全藉本州所管常  
平義倉米斛賑濟賑糴以救民命臣近點檢  
衢州沈密一違法擅行借兌過常平義倉米  
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  
下衢州催督補還元舊窠名及具錄奏聞乞  
將本州當職官略行責罰以戒後來未得回  
降今來再據衢州沈密一申又於常平米內  
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軍糧三箇月共

擅借過一萬一千五百石并本州申先借支  
過常平米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  
升四合亦係充官兵俸料未曾撥還及稱目  
下盤量折欠米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  
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項共計四萬八千七百  
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濟糶未  
盡米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  
州所申不曾聲說此項米着落必是亦有互  
用臣照對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它用  
擅支用者以違制論況本路諸州所管常平  
義倉米斛唯衢州萬數稍多輒皆擅行支用  
目今見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三斗八  
升委是大失指準而本州略無忌憚甚非朝  
廷置立常平之意竊慮必有情弊臣除已一  
面牒隣近州追衢州合千人收索赤曆干照  
逐一根勘從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衢州  
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特行責罰  
以警諸郡為擅用常平義倉米者之戒須至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揀荒畫一事件狀

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旱周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分大段闊遠至於公私積蓄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略已無餘其於措置尤為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米詢訪合行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頻煩天聽今為紹興府會稽縣界蝗蟲害稼見行監督掩捕埋瘞已是累日未見衰減未敢起發前去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及早措畫今略條具一二冒昧以聞伏望聖慈閱此一方重罹災數特垂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顯屬違戾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倣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年合納之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為戶部巧為沮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傷豈是

追呼箠撻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  
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  
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  
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  
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  
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貼黃奏稟  
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  
事蓋爲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穫之際便  
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

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  
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  
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  
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三十日斷  
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中無稼  
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  
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蠲放窮民  
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  
乘此暗昧以熟爲荒瞞官作弊皆不可得  
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

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  
速受理旱狀日下差官檢踏旱田荒熟分  
數其中晚稻田却候八月受狀節次檢踏  
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兩司按  
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目下聞  
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徇狂別  
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為利便

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  
春支用數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  
不可不加接濟則其費皆當出於朝廷臣

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  
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  
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  
錢糶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衢州  
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  
客米前來温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  
匱乏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權以  
一百萬貫為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  
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  
錢數之內且給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



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  
容臣約度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  
變轉收糶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  
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  
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糶緩不及事

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疆借劫奪之患此  
在官司固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  
然後禁其爲非庶幾人心懷德畏威易以  
彈戢若漫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  
所傷已多所費又廣況其不勝何患不生

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  
奉承布宣遍行曉諭即德意所孚固有以  
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  
司察其敢有作過唱亂之人及早擒捕致  
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去歲獻納糶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  
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  
於紹興一府施行今則一路皆荒事體不  
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耿延年所乞事理  
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修農田水利而募  
被災飢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  
錢穀給臣契勘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處  
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  
即令逐州計度合興修處雇募作役既濟  
飢民又成求久之利實爲兩便

伏見州縣之吏不爲不多而其間才能忠  
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糶濟往  
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  
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  
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  
計之方糶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爲  
甚多而般運水脚糜費又在其外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爲分明然  
在中夏以前未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  
優者在今日再旱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  
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爲甚過况

今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以去年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況此是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不爲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爲省部所嫉下爲州郡所仇藉躡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只爲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哀憐照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爲請者蓋緣蠲閣賑卹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失實使飢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脉通貫使聖朝賑卹之恩不爲虛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爲急切竊恐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副却將此項沉匿不爲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米船輻湊正好收糴乃不

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爲上戶收糶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

如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

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季淵等狀本州去歲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戶糶米借

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遣鄰郡流移  
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  
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考今歲閩  
郡乾旱祈禱尚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  
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況今歲之旱甚於去  
歲善堅解罷在即不惟邦民失所倚賴而州  
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  
置賑濟佃契勘去歲旱歉通判趙善堅專一  
措置賑濟遍歷諸邑山谷點檢糶場委是宣  
勞實惠及民今年梅雨愆期旱歉至甚照得

通判趙善堅今年七月十八日任滿本州委  
是闕官措置乞移牒趙善堅權留在任同共  
措置賑濟俟來年細民接食却行解罷臣照  
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  
糶存恤飢民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州  
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切要知得措  
置首尾官真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眷旨  
許從本州守臣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  
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將合該蠲闕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  
理折今年新稅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備據紹興府士民魏必大等狀陳訴具  
狀申奏朝廷乞行下紹興府將災傷諸縣自  
第一等至第五等人戶照應淳熙八年已納  
夏稅和買役錢等依秋苗檢放分數除豁外  
有餘剩納過分數與理作今年合納夏稅事  
續承降五月三十日省劄戶部勘當即不委

本府去年受納到人戶錢物等第一等至第  
五等各等各戶納到若干分數比秋苗有無  
多納過錢縮細綿數目獲奉聖旨指揮劄下  
開具保明供申臣已恭稟施行及照得取會  
各等逐戶數目緣諸縣戶名萬數浩瀚竊慮  
遲延有妨催科繼已具申尚書省今一面取  
會到諸縣去年總計管納夏稅官物除山園  
陸地浮財屋產外其湖藉田共計合納二十  
八萬六千三十七屯匹三丈六尺七寸五分  
折帛役錢等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六貫七

百五十文除被水滄漫倚閣蠲免及人戶納到錢帛外有未納共五萬三千五百七十六屯匹一丈五尺一寸六分錢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一貫二百六十八文若以檢放秋苗分數合計七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屯匹一丈七尺八寸錢一十萬九千五百一十六貫二百八十二文外諸縣止有剩納三萬七千八百九屯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在官乞理作今年合納之數臣照對紹興府諸縣所管湖蕒田畝

出納夏秋二稅官物去年緣為災傷其秋苗係隨田內禾稻輕重檢放其所輸夏稅雖因水災得蒙蠲閣後來繼即遭旱水不及處亦無所收緣係未收成以前起催所以人戶多不霑被減放之恩又八月內降到蠲閣指揮之時人戶之善良畏事者皆已輸納其得被聖恩者實皆頑猾之戶事體輕重甚不均一臣又竊觀去歲災傷飢民猥衆尚蒙聖慈撥賜錢米救濟豈有田內夏稅已蒙蠲閣人戶前期誤行輸納者却不與理折今年新稅甚

非朝廷矜恤之意況今夏以來諸邑又多亢旱斯民接連飢荒方苦艱食當此催科之時委實無可輸納若不蒙朝廷特加優恤必見失所況以諸縣數百萬戶口今來所乞通理剩納之數其爲物帛止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七屯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數目既少於朝廷所損不多而民戶可霑實惠欲望聖慈俯賜允從特降指揮將人戶去年剩納前項數目與理作今年之數蠲豁庶幾嗷嗷之民得以

安業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具位臣朱 熹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者絕少而小者尚多當處多是旱中禾稻皆已成熟多被喫損人戶皆稱檢官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牒本府催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



又支錢付曹娥監鹽官收買十四十五  
都蝗蟲并行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  
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行下催促支錢  
收捕埋瘞今來頻得雨澤遠近沾足竊  
意其蟲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面審實  
具奏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  
望焦赤間有近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  
收成觀其災傷委是至重而本縣不受  
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刷具舊欠監

繫門頭及出招子催督稅賦無問貧富  
大小人戶五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  
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  
公人下鄉追捉搔擾尤甚乞覓尤多人  
戶不勝其苦一日之間遮臣泣訴者至  
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存卹究治施行  
去訖更乞聖慈特賜指揮庶幾州縣有  
所懲戒免致重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嵯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  
蓋紹興諸縣之旱嵯爲最而上虞次之